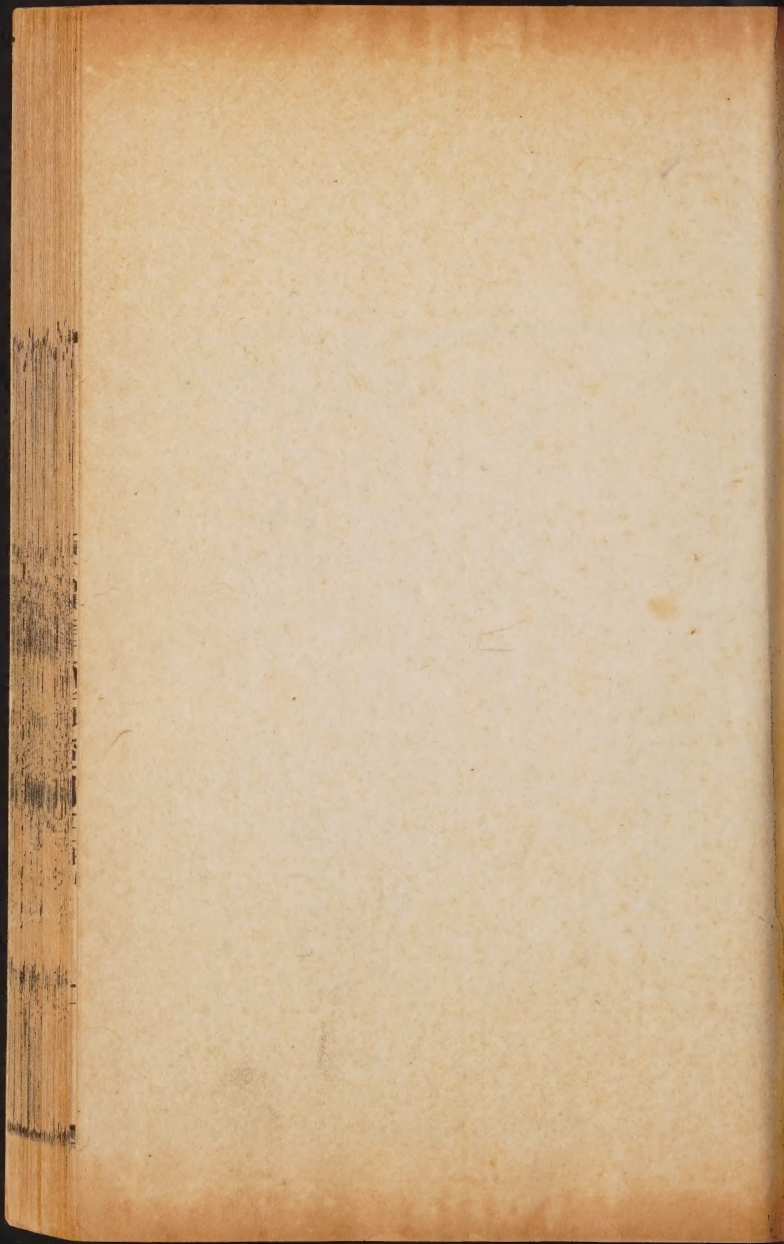




AB
4
H83
1699a
v. 4



廣事類賦卷第十五

無錫華希閔豫原著

男紘印兮校

技術部

醫

卜筮

地理

星學

醫

神農嘗草

物原神農始究脉息辨

岐相與醫

帝王世

使岐伯嘗味草木典醫療病

上藥中藥下藥分其等

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

神農經上藥養命謂五石之練形五芝之延年也中

藥養性謂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下藥治病謂大黃

除實當歸止痛也稽康養生論神農云上藥養命中

藥養性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唐六典尚藥

奉御掌和御藥及診候之事凡藥有上中下之三品

五氣五聲五色察其微禮

黃真頂武卷十五醫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以五味五穀五居膏肓而難

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五脈其死生

效左傳晉侯疾病求醫于秦伯使醫緩治之未至公

交夢二醫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

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針之不可及藥不至焉公

曰良醫也厚攻腠理而易治史記扁鵲見桓侯曰君

禮而歸之攻腠理而易治有疾在皮膚針灸可及

後數日曰在腠理湯藥可及後見桓侯而反走曰疾

在骨髓針灸湯藥皆不及也數日桓侯病召扁鵲鵲

已逃乃卒袁准正論曰良醫能知變法始曰良師

療病攻于腠理病乃易治能知變法始曰良師

曰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韓愈進學解玉札丹砂赤

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畜待用無遺者

醫師之俞跗既遙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

良也知政更記號太子死扁鵲至號國中庶子曰暴蹙而

死扁鵲曰尚可活也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曰臣聞

上古有俞附療病不以湯液乃巫彭亦遠巫彭作醫

割皮解肌瀉洗腸胃漱滌五臟

巫咸作葦物原軒轅臣巫彭始製古有扁盧史記扁盧姓秦
藥凡伊尹創煎藥秦和始為醫方
名越人少遇長桑君傳以禁方出懷中藥以與鵲飲
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扁鵲從此視病盡見
五臟藏結特以診視為名耳按上池水謂水未至地
蓋承取露及竹木土水和藥服之列子季梁得疾盧
氏謂之曰汝疾非由天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
既有制之者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厚說遣
之俄而亦云和緩左傳昭公元年晉侯求醫于秦秦
疾自廖亦云和緩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
為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
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天有六氣降生
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
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災陰淫寒疾
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
時能無及此乎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醫緩
見上膏肓注梁簡文帝勸醫文秦國之稱和緩季梁
之遇盧氏號子之值越人皆能杏林之樹偏多神仙
反正緒于玄都揚已名于綠籍

讀書真武卷十五醫

二

八董奉隱居廬山為人治病不取錢物重病愈者栽杏五株輕者一株數十年得十萬餘株後杏子熟奉

于林下作倉欲買杏者悉照取杏之器易穀以賑貧窮人或有欺之者虎輒逐之時號為董仙杏林橘

井之泉嘗滿仙鑑蘇耽桂陽人將仙去謂鄉人曰後

食一橘葉飲泉水一孟自愈語已乘雲上昇後二年果大疾柳人取橘泉治病所全活者下百人號曰橘

井術精金液銀丸梁簡文帝勸醫文久視飛仙長生

銀九畜玉宇之精研紫書之奧桃膠何處書有靈樞

北斗靡錄其形金漿非遠明珠還恥其價

玉版黃帝內經有靈樞素問篇龍宮之禁方三十書確類

通陰陽得龍金匱之秘書萬卷晉書葛洪自號抱

宮禁方三十首萬卷肘後急丹竈烟浮詩藥爐火足丹初熟青囊春

要方總四卷丹竈烟浮茶竈烟浮酒未醒青囊春

爰羅洪先詩三部脉古心腹病一囊藥貯太和出蛇

走獺之奇

華佗別傳河內太守劉勲女苦左膝裏瘡

牽犬犬困不能行因取刀斷犬陽以向瘡口須臾有

若蛇者從瘡中出長三尺遂愈冥蒞廣陵下廟宋元

嘉中縣人張氏女日暮宿祠門下夜有物假作其壻

來女迷惑成病海陵王纂能療邪鬼始下一針有一

瀨從女被徙柳針茅之變南史薛伯宗善徙癰公孫

丙走出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日癰消樹邊便起一癰二十餘

日瘡大濃爛出黃亦汁升餘樹為之痿損齊諧記錢

塘徐秋夫善治病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問之

一鬼答曰我本東陽人姓斛斯昔為樂遊吏患腰痛

死雖為鬼苦亦如生聞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

汝無形何由醫治鬼曰但縛茅人按穴針之秋夫如

其言復設祭而理之明目見一人來謝曰蒙得肘後

君療疾復設祭除飢感惠寔多矣忽不見得肘後

之奇方見上金分刀圭而必驗廣信詩盛丹須竹節

詞姬娥不老神仙藥若乃解盧理月願而理腦文摯

乞取刀圭駐玉容

唐書頁武卷十五醫

三

愆筋以療危困仲景穿胸而納穿胸換心

列上魯公

赤餅按太倉公姓淳于名意有疾扁鵲治之同愈謂曰汝曩疾自外而于固藥石

所已今有偕生之病為汝攻之二人願先聞其驗鵲曰扈志強而氣弱故足于謀而寡于斷嬰志弱而氣

強故少于慮而傷于專若換心則均善矣遂飲以毒酒逃死剖其胃探心易置刮臂骨而毒去蜀志關羽

之投以神藥既寤如初臂每陰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入骨當破臂刮骨去毒乃可除之也因仲臂與療羽飲酒割炙自苦

斷腸胃而膏神魏志華佗精于方藥處劑不過數種

若疾結于內針藥所不及者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

無所覺因剝破腹皆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絕前

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瘡愈一月之間平復若斯之類亦屬非經

要以先觀虛實潛夫論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然

次辨君臣

本草有君臣佐使以相宜攝唐六典凡合藥宜用一君二臣三佐四使又可一君三

臣九佐使此方陰陽相配本草藥有陰陽配合子母家之大經也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殺者血脈為根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殺者血脈為根經者原入血脉經絡骨髓陰陽表裏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鍼石湯燭之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得醫之意漢書郭玉和帝時為太醫丞曰醫之為毫芒即乘神存心手之間心可得解口不可得言唐書許胤宗善醫或勸其著書答曰醫者意也思慮精則得之吾意所解口不能宣也古之上醫病與脉直惟用一物攻之今人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猶不知鬼廣絡原野冀一鬼之獲術亦疎矣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也察脉之真鶡冠子扁鵲兄弟三人善醫魏文侯問曰子兄弟三人就最善對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不出門鵲鍼入血脉九折臂楚辭九折臂而成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調九候度以除四魔之然三折肱

病調九候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他不亦可乎

成千金唐書孫思邈乃可追

從葛氏洪獨擅桐君陶隱居本草序有桐君藥錄

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相

君雷公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是漢時疑是張仲

景華陀何謝華陀之術後漢書華陀曉養性之術精

所記風召陀在左右後求歸取方因妻疾數期不及操累

書呼之不至操怒殺之陀臨死出書一卷與獄吏曰

此書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陀索火焚之

寧須郭玉之針後漢書郭玉初

有老父釣于涪水因號涪翁著針經脉法授弟子程

高傳于玉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

時為大醫丞仁愛不矜雖貧賤必盡其心力療此

貴人時或不愈帝令貴人易服變處一針即瘥此

文正所以等為醫於為相范文正少時嘗曰吾不能

以救人也陸忠宣所以既活國又活人者也

陸宣公晚年

于醫聞有秘方必手自抄錄曰此亦活人之一術也

卜筮漢張良始造龜卜神農始以蓍筮

青蓮神蔡翠野靈蓍史記龜策傳惟先藏志古惟先

之上著百萃其一葉白帛青蓮神惟先藏志古惟先

藏志昆命于元可以決疑曲禮龜為卜蓍為筮卜筮

龜注蔽斷也可以決疑曲禮龜為卜蓍為筮卜筮

者先王所以信時曰敬鬼神畏法筮短龜長交相為

用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策圓

骨智各有攸宜易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爾乃命

詹尹以拂龜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

黃事類賦卷十五

業而可以惠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龜筮為言利
害與子言孝與臣言忠與弟言順各因勢導之以善
日裁闕數人得百錢足以自給
召胡蘆生劇談錄實
則閉肆下簾而講易與老子
者胡蘆生相善一日謂賈曰君家禍將至非遇黃中
君鬼谷子將不可救廷芝物色求之得李鄴侯泌頌
家結之末幾朱泚亂廷芝陷賊事平
延鬼谷子類書
德宗命誅之泌以前事上聞得免
鬼谷子云夜靜酒掃爨室置香燈視手潑鍋水置杓
上白旋隨兩所指把鏡出門密聽聞第一句即是響
卜應後方言之元旦**掌三易**周禮筮人掌三易辨九
以古一歲之休咎
筮三易周禮筮人掌三易辨九
二曰歸藏**辨九筮**周禮九筮一曰筮更二曰筮咸三
三曰周易**辨九筮**曰筮式四曰筮日五曰筮易六曰
筮比七曰筮祠八曰筮參九曰筮環
乘皇造之文鄭
以定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
記黃帝受河圖而定玉籒
啓青丘之秘唐書王知遠
伏義得神書而定皇策
卷云是青丘元老傳授一日大雷雨中有老
人云上帝命吾攝大丁追取此書遂失所在
瓊茅索

得且問靈氛

楚詞索瓊茅與筵尊

新兩行來言從季

主

賈誼同遊下肆天新兩道少人謂季主曰先生何

居之卑行之汚季主捧腹笑曰夫卜者法天地象四

時順于仁義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

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傲文王八卦卦郭璞先來晉書

以破敵國霸天下卜筮有何負哉

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好經術博學有高才有郭公

者客居河東精于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

九卷與之由是遂洞公明後至三國志管輅字公明

五行天文卜筮之術

便喜仰觀星辰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古相之

道無不精微清河太守華表召輅為文學掾安平趙

孔曜薦輅于冀州刺史裴徽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

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

主今明使君方垂神幽藪爾精九臯輅宜蒙陰和之

應得及羽儀之時徽于是辟為文學從事引與相見

大善兆分為三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

友之兆瓦兆三曰原兆兆謂灼龜發火而

形可古其象似玉瓦原之象杜子春注

玉兆顓頊瓦兆帝堯原兆周之兆也

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

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扚以象閏

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注天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

中官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

有九按五十為審策之全數虛其鑽七十二能七十

一以象太極故止用四十九策其鑽七十二能七十

二鑽而無遺策不鐵筆一枝金錢三字詩一枝鐵筆

能避剗陽之患鐵筆一枝金錢三字詩一枝鐵筆

金錢定吉凶耳目記王庭奏嘗召五明道士卜擲卦

三錢皆舞漢京房始以錢代龜蓍從其簡易也唐賈

公房儀禮注以三少為重錢重錢九也三多為交錢

交錢六也兩多一小為單錢單錢七也兩少一多為

拆錢拆錢八也唐詩岸餘織青純置焦公羊傳龜青

女支機石井有君平擲卦錢青純置焦公羊傳龜青

甲髻千歲龜青髻以古吉凶儀禮金滕繫幣周禮凡

置于焦注焦炬以燃火純音準金滕繫幣周禮凡

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注繫禮神之幣于聚雪連山密

策以合藏焉所謂以啓金滕之書是也

雲擁氣

周禮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元帝洞林皇周王白雉之箠殷人飛燕之卜

著名聚雪非關地極之山卦有密雲能擁西郊之氣

父通七聖世經三古山陽王氏真解談玄河東郭生

纔能射覆兼而

雨之竊自許矣

機含造化之神妙合乾坤之義

峰詩

妙合乾坤根太極機含造化出先天則有鳴鳳啓仲

吉凶右定歸父上消息無憑在畫前

左傳懿氏卜妻敬仲曰

非熊兆姜

更記文王卜獵兆

鳳凰于飛和鳴鏘鏘

帝師乃

鼎憂折足

論衡魯伐越箠之得鼎折足子貢

得呂望

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

觀利賓王

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其代陳

志仕不知退折足為敗綱雖顯于唐數稱疾辭位去

不進箠之得鼎筮人曰君當為卿輔然待易姓乃如

有國

賁非正色

家語孔子嘗自簪而卦得賁愀然有

不平之狀子張進曰賁是吉卦夫子

黃書

卷五

卜筮

色有不平何也孔子曰剝主陽光合璧齊文襄遊東山下有火賁非正色也筮遇剝李興業曰艮為山山雲故知有雨吳遵世曰坤為地土制水故知無雨須臾雲散陽光見各受賞敗軍可決左傳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晉侯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果奇瑞非常舊史明皇兼潞州別駕來朝京師如其言奇瑞非常將行使術士韓禮筮之誓一莖子然獨立禮驚曰蓄立乘舟以返衡波傳孔子使子貢占之遇鼎皆言無下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無水何傷笑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子貢果至無水何傷合璧宋王有疾夢河中無水卜者事以無疑而廢卜唐書秦王將討隱巢使卜人古之張公謹自外至投龜于地曰卜以定猶豫今事無可疑何卜之為衆以向明而克昌五代史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遣兵圍之勢甚危急命馬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向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

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離
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九
月十月之交乎是歲十月契丹亦有蛇綬占羊後漢
遂助晉擊敗唐軍晉遂有天下
緄拜隴西太守綬笥有兩赤蛇分走許曼筮曰馬使
二歲當為邊將官有名果五年為大將南征馬革
致富合璧鮑瑗貧苦不信卜筮會淳于智至為作一
之以懸舍東大桑樹三年當暴得財折夢獲奴杜書
如言其後浚井得錢十萬銅二十斤
善易人有亡奴問所從曰自北行逢使者懇丐其鞭
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如其語使者口去
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傷夔代破牆得婦魏志洛中
之乃往折夔奴伏其下獲之
管輅卜之令明曰于東陽城門候擔豚人牽與共鬪
其豚走逸即共追之豚入舍突破主人牆其婦出焉
書版索金晉書隗炤善易臨終謂妻子曰後雖大荒
吾金以吾所書版索之後如其言妻齋版詣使者使
者惘然沉吟乃悟取簪筮卦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

金賢夫藏金以待太平知吾善易書版寄意金有五
百斤盛以青甕理在堂屋下去壁一丈八地九尺妻
掘之果得金
留車絕火
異苑管輅鄉里范玄龍愚頻失火
生駕黑牛故車來必留之宿後果有生來玄龍因留
之生急求去不聽遂宿然意不安以為圖已乃把刀
出門倚積薪假寐歛有一物如獸以口吹
火生驚斫之死而視之乃狐也火遂絕
青囊授書
晉書郭公若客居河東精于卜筮郭璞從之受業公
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為火
所焚
天津表柱
西陽雜俎天津表柱賣卜一卦帛十疋居一
日有貴公子讀物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命著布卦曰
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為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誤
乎錢云請為韻語曰兩頭點上中心虛懸足人踏踉
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買天津橋也給之其精如此
避屋之崩
晉書淳于智能易筮譙人夏侯藻母病詣
智曰君速歸在狐鳴處地心啼哭令家驚怪大小畢
出一人勿出哭勿止藻如其言母亦扶病出堂屋五

間拉然消雷之怒世說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

而崩可消伏理否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柏樹截斷如

公長置床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玉從其語數日中果

雷震柏粉碎決狀頭於異時應進士舉時京師有善筮者

號垣下生陟從筮焉生封成久不復言又大嗟異謂

陟曰此卦郎君後二十三年及第是歲狀頭後兩年

而生郎君待此人同年及第後果及第謁主司各通

姓名韋瓘首立陟忽憶垣下生言問之韋答曰某年

一十九歲陟遽謂曰先輩貞元四年生所隱祇二年

何不誠如是乃取垣下生所記示眾眾大驚瓘由此

以實驚宰相之忽聚范蜀公與寇萊公遊相國寺詣

告既出逢張齊賢王隨復往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

忽聚宰相四人相顧一笑而退後四人果為宰相

斯之倫不可勝舉要以彰往察來窮神知化出易

曾啓大橫更記高后崩丞相陳平等使人迎代王王計

未定遂卜之龜兆得大橫庚庚余為天王王夏

啓以寧云小數抱朴子十者小數希是以巫咸著於

殷時古史老庖犧始有司怪傳於太古元命苞古至

於暴死之徵萬不失一又巫俗擊死觀其文理分折

定吉凶曰死卜南部新書神龍中西京壽安縣有墨

石山神祠頗靈前有兩死子過客投之以卜休咎仰

爲吉覆爲凶卽今焚卜也庚闡蓍龜論殊方之卜或

責象草木或取類死石而吉凶之應不異蓍龜此爲

神通之主自有妙會不由形器尋理之器或因他佳

方不擊蓍龜元微之詩病賽烏稱鬼巫占死代龜雞

牛之具更記武帝令越巫立越祠而以雞卜季奇曰

占年楊雄曰東夷以牛骨占事又有響卜鳥卜焚卜

之類北戶錄卜之流雜見書傳虎卜紫姑卜牛蹄卜

灼骨卜鳥卜雖不法皆可審吉凶知去取此八頌所

手蓍龜亦有可稱者以相沿周禮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八

以相沿卦占筮之八故以貶吉凶大祝掌六祈五繇

稱為碩慮者也

班固典引既裁羣后之讜辭又悉五

之大慮以知吉祥

星學

曆家但說五行弘景始述三命

吳棐集天文星曆五行之說尚矣黃帝風

后漢河上公有三命一家藝文志不著錄也梁陶弘景始述三命抄畧繼善篇註三命謂天元地元人元

也精之者李虛中

韓昌黎集李虛中最深于五行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時所值口辰支

干相生勝衰死旺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百不失一

習之者僧一行

吳棐集唐

僧一行桑道茂劉孝恭咸精其術又一行禪師著天元賦

弼乾傳都利之經王應麟集

云十一星行曆推人命貴賤始于唐貞元初都利術士李弼乾聿斯經本梵書吳棐云都利蓋都賴也西

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今所謂聿斯經者波羅門之術也子平善定真之論宋濂

命辨後世臨孝公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畧唐人習者頗衆而僧一行桑道茂李虛中最高虛中後惟徐子平尤造其闕奧三台命書云宋時始有或稱子平之說子平有定真論喜忌篇繼善篇等書或稱各珠通考瑤子推人生休咎否泰之法著消息賦瑤云臣出自蘭野幼慕真風八肆無懸壺之妙遊街無化杖之神息一氣以凝神消五行而通道乾坤立其牝牡金木定其剛柔晝夜分爲君臣節時分爲父子不可一途而或名醉醒通考星家又有醉醒子取不可一理而推或名醉醒通考星家又有醉醒子氣象篇六神篇等書其京並近代之星家分聿斯之談闡盡天道人命之奧首並近代之星家分聿斯之餘潤聿斯經見爾其爲術也以生年月日觀衰旺勝生見上李用四餘與七曜配天于於地辰通考晁氏以日月五星及羅喉計都紫氣月孛十一曜演十二官度數以推人貴賤壽夭休咎不知所自起或云天竺學也吳棻云所謂十一星日月及金木水火上爲七政四餘者紫氣爲木之餘日孛爲水之餘羅喉爲

火之餘計都為土之餘也然紫氣以祥彗孛以妖羅
賤計都以蝕神首尾古未嘗與七政並列也又天
十地支十二相配合以觀其五行天貴臨門錢文穆
之生尅旺衰冲合刑害虛實吉凶
茅檐偶寄湖山野錄王處訥通星曆之學史館編修贊寧壽八十四處訥推其命孤薄無壽貴
處謂曰師生時正得天貴臨門必有列土侯王在戶
否寧曰母云生時方臥草錢文穆王元嚳往臨安至
門雨作避于茅月宿南斗韓退之磨蝎為身東坡志林韓退
檐下甚久方去
之詩我生之時日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
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乃知
退之磨蝎為身宮僕以磨蝎為命官平然而南陽貴
生多得謗譽殆相同也按丑宮為磨蝎然而南陽貴
人未必俱當六合長平坑卒未聞其犯三刑出唐呂才叙祿
命中梁適呂公或者偶逢三合歸田錄章郛公得象
語命但生年月日時臨胎有三處合者不為宰相亦為
樞副張方平宋子京退而召術者泛以朝土命推之

唯得梁適呂公弼命各有三處合皇佑間韓王軍校

梁為相熙寧中呂為樞密使皆如其言

未嘗不是同時說海昔有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

一大責罰小小升轉乃知曰者傳空列於史記史記則軍校微有譴詞

傳河上公不載於藝文見上三聖人罕言以絕其弊

達者順受以保其真者也說海陶淵明云廢人前不

相術

人有相乎何故周公斷菑孔子蒙俱曹植相論堯眉

禹耳三漏文王四乳孔子面如蒙俱周公形如斷菑

荀子非相篇仲尼之狀面如蒙俱周公之狀身如斷菑

皇陶之狀色如削瓜閎天之狀面無須麋禹跳湯偏

人

無相乎何故漢祖龍表唐宗鳳姿

漢書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唐書太宗生四歲有相者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必能濟世安民

更聞

月額山庭

辨命論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日龜文公侯之相注左目上為日角骨右目上為月

角骨河目上下匡平而長也晉書朱建平相書額有

龍犀八髮左角日右角月者王天下東觀漢記孝順

梁后初八掖庭相工萊通曰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論

語考載額回有角額似月形摘象輔旦子貢山庭斗

繞謂面有三庭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斗繞斗星繞

口也在昉王儉集序淵角殊祥山庭異表唐書李珣

字待價相文宗李絳見之曰日角珠庭非庸人相漢

書注日角謂庭中骨狀如日角額角庭天庭額之中

也角如口庭伏犀鼎角唐書袁天綱見賣軌曰君伏

如珠言圓也伏犀鼎角犀貫玉枕輔角全起十年且

顯立功在梁益間後軌為益州行臺僕射注玉枕後

腦也謂骨當頭上八髮際隱起于後腦如伏藏犀角

也相畫角犀豐盈賢明之相後漢書李固狀有奇表

鼎角陷犀足履龜文後為太尉注鼎角者角上有骨

如鼎足墮犀者伏犀也或牛腹而鳶肩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

而牛腹豁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後叔魚為贊理受離子女而抑邢侯殺之唐書岑文本謂馬周

鳶肩火也騰上必速貴或豺聲而遙目春秋傳楚子恐不能久四十八歲卒

子令尹子上曰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世說潘滔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蠶目已露但豺聲

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左傳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不殺之必

滅若敖氏矣又叔向生伯石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

遂弗視漢書王莽侈口顰頸露眼赤精大聲而嚙長七尺五寸反膺高視顰臨左右有方技待詔黃門者

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所謂龍行鳳頸知為王者之

徵劉孝標相經序曰角月偃之奇龍行虎步之美地

伏犀起蓋隱轡交映并宅既兼食匱已實抑亦帝王卿相之明效也宋史趙太祖謂太宗曰龍行虎步他

目必為太平天子武后傳袁天綱見武后母曰夫人
法生貴子后幼姆抱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
驚曰龍瞳鳳頸若**燕領虎頭識是封侯之略**漢書班
為男當作天子升扶風平陵人貧持有相者曰祭酒布衣書生耳而
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曰燕領虎頭飛而食肉
此萬里封侯相也後果**精其術者則內史叔服**左傳
平定西域封定遠侯**精其術者則內史叔服**王使
內使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見其二子焉
叔服口穀也食子饑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
後皆如其言王朗相論周之叔**姑布子卿**左傳姑布
服漢之許負各以善相稱于世**姑布子卿**子卿善相
見無恤曰真將軍也**呂公蒯徹**更記呂公單甫人好
天之所授雖賤必貴**呂公蒯徹**和人見高祖狀貌敬
重之謂高祖曰君相貴不可言臣相人多矣無如季
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即呂后也漢書
蒯徹嘗謂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許負**唐生
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許負**唐生
周亞夫守河內許負相之曰君後二歲為侯八歲為
將相秉國九年當餓死亞夫笑曰既已貴如負言何

去餓死負指其口曰有縱理八日此餓死法也後果
封條侯為丞相坐子為人告變詣廷尉不食五日嘔
血而死潘確類書許負至魏謂魏王豹曰貴在後官
王出其妻薄氏令負相之曰此天子妻也豹因遂反
韓信擊之擒豹以薄氏獻高祖後生文帝更記蔡澤
未遇時從唐舉相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易鼻巨骨雖
顏蹙齟齬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知舉戲之
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舉曰先生之
壽從今以往四十三歲澤笑而去謂御者曰吾持梁
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于腰揖讓入主
之前食肉富貴四十年足矣後果為秦相知臣夫
張衡歸田賦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知臣夫
之當餓見識英布之將刑史記黥布姓英氏少年有
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躍馬先稱蔡澤注見
刑而王幾是乎後封九江王
牧羊預定衛青漢書衛青少為平陽侯家奴牧羊相
者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
之得無笞罵足矣後漢書翟方進年
為大將軍封長平侯訝方進之奇骨十五為小吏蔡

文相之曰吏有奇骨當以經術進因謝病歸竟為名宰相異陶侃之手文要楚陶侃左手
有文直達中指上橫節便止有相者師主謂侃曰君
徹血流彈壁乃作瞳赤者好殺唐書賈軌為益州行
公字後果如其兆瞳赤者好殺唐書賈軌為益州行
良久曰目色赤脉貫瞳子語浮面赤為將多殺人願
深自誠後果多行殺戮坐事見召天綱曰公無憂面
上輔角右畔光澤不久耳白者聞名仇池筆記歐公
必還果重授益州都督耳白者聞名嘗曰少時有僧
相我耳白于面名滿天下唇紫胞必貴南史王敬則
不著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紫胞必貴母為女巫常
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皆笑之
及年長而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後封尋陽郡公加
都烏喙難親史記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
顏璧鵠蛇行鷺立假喙烏喙舐而不束體面而不華
色手無春莢之柔髮有寒蓬之悴或先吉而後凶或
少長乎窮乏面長身而至相五代史桑維翰為人醜
不甚悲歟

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眉過目而能文唐書袁天綱

岑文本曰舍人學堂成就眉復過目文才見中書舍人

振于海內頭有生骨猶未大成恐損壽懸珠分編

貝漢書東方朔曰臣長九尺蛭毛分石稜世說劉惔

如反蛭毛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

人江表傳孫權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大責之相晉陽

秘宣王天姿英畧河目兮海口谷璧洛人陳去非河目

邁有英雄之畧梁柱兮天根潛確類書管輅嘗嘆曰天

此貴人也後位至參政與我才名不與我年壽恐

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也弟辰間故答曰我額

上無主骨目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

甲腹無三王皆虎丘龜息之異晉書簡文初無子令

不壽之驗也李太后執役宮中指后當生貴子而有虎丘帝幸之

生武帝既為太后服相者之驗而怪虎丘無謂且生

朱識虎乃命工圖形戲擊之患手腫而崩定命錄李

嶠昆弟三人皆年三十卒母憂之以嶠問袁天綱答

曰神氣清秀而壽苦不永母大以為憾又請袁生診
視連榻而寢袁登床穩睡李獨不寢至五更忽睡袁
適覺視李嶠無喘息以手候之鼻下氣絕初大驚怪
良久偵候其出入息乃在耳中遂賀曰此龜息也必
大貴**矜刀槁木之形**晉書甘卓為歷陽善相者陳訓
私曰甘侯頭昂仰視相名矜刀
且壽矜刀槁木之形矜刀槁木之形
目中赤脉自外入必兵死後果為王敦所殺魏書管
輅曰鄧颺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此為鬼躁何
晏精爽烟浮容若槁木此測夫人以黃氣雜志江南
為鬼幽皆非遐福之象
召相命其妻立羣婢中令辨之相者曰夫人是占及第
頭上有黃氣羣婢皆竊視之然後云某人是占及第
於青龜青龜起術士相牛僧孺若青龜拜賀方能及
立約數萬折躬廝役皆為將相問見錄太宗召陳搏
再三良久乃去廝役皆為將相問以伐河東之事不
答師出果無功還華山數年再召謂帝曰河東之事
今可矣遂克太原帝以其相人也遣詣南衙見真宗
及門亟還問其故曰王門廝役皆清粹但作公卿湘
將相也何必見王建儲之議遂定清粹但作公卿湘

野錄錢若為舉子見陳希夷于華山希夷曰明日常
再來若永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廬坐僧
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
曰急流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陳戒曰三
兩日却來若水如期往陳曰吾始見子神氣清粹謂
可學神仙然見之未精不敢奉許特召此僧決之渠
云子無仙骨但可作貴公卿耳後若水登科為要之
樞密副使年纔四十致仕老僧者麻衣道人也要之
德不在貌孔叢子堯身修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
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髡形不勝心荀子
皆僕亦聖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形不勝心非相
籙古有姑布子卿今世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
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
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
從之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
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
之謂凶故長短少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奚假天
網之術精于相術唐武德中為火井令秩滿入京太

宗召見曰已蜀古有嚴君平朕今有爾自顧
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遇聖主臣當勝也
衣之經注麻衣道人見上清粹句
更讀麻

地理

古者葬不擇地亦不擇時司馬溫公葬論古者卜宅

無常地常日也官才云古者諸侯五日大夫經時土

三日春秋書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子乃克葬是不擇日時也又云古之葬本同一兆域靡拘壠

脉故趙氏之葬亞布九厚漢之山陵散列諸處青囊

赤霄之說玉尺金斗之書青囊經秦之隱君字作陳

房著平沙玉尺經元太師劉秉忠著皆形勝家所講

實好事者為之漢書藝文志叙形法家大舉若乃錦

囊經郭璞撰葬書名錦囊經蔡青烏子秦青烏子著

西山訂正吳草廬刪正
讀書須武志十五地理

厚文孫子百代承靈玉髓真宋國師張子微

社誰云言者青烏子玉髓真經

金鎖秘

五代陳搏著

企鎖秘訣

山崩鍾應之徵木華栗芽之喻

葬經引

銅山東崩靈鍾東應之說以為據又云木華于春栗芽下室如人受體于父母木骸得氣遺體受蔭

右虎而左龍欲藏風而聚水葬經有青龍白虎朱雀

欲藏風雞棲連傘之形却月覆丹之勢相家畫青烏

止水如却月或如覆舟葬之出富貴如雞棲葬之滅門如連傘葬之出二千石

晉書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忽失牛遇一父老曰前

岡見一牛眠山塢中其地葬者位極人臣侃尋牛得

之因葬致九重於龍耳璞為人葬微服往看因問主

其處人何以葬龍角法當滅族主人云郭曰此葬龍耳不

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是出天子耶曰非出天子能

致天子占宣武之藏頭倚樹哀吟人問其故曰林木

問耳

占宣武之藏頭倚樹哀吟人問其故曰林木

問耳

問耳

問耳

問耳

問耳

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人可守宣武藏頭蒼龍
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哀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
二載其應至驗三公之折臂晉書初有善相墓者言
矣卒如其言駢羊祐墓有帝王氣若鑿
之則無後祐知之掘斷地勢相者見曰猶出
折臂三公祐竟墜馬折臂卒贈太尉而無子湖燈啓
呵護之祥邑志宋尤袤父時亨與閩僧相友善僧情
歲後必葬此將發福三百餘年及卒子袤如僧言葬
之遂廬于墓始葬十月夜忽見湖中有紅燈萬盞
此聲振地公俱隱喬松之下聞空中語曰此地發福
三百年彼人子何德而昇之速令發去又聞空中應
曰尤時亨累世積德菜又純孝子也空中又曰世
德純孝可當此地矣其善護之湖燈應聲而滅竹
策蒼叢生之異潛確唐時有智興者常為徐州門子
掃道士之門智興母死道士引智興曰吾善墓地以
竹策表一處日出兩世方伯智興再拜往觀之竹策
有枝叢生遂葬焉後果至方伯玉函既封八字之書唐書丘延翰河
間喜人少好

至道遊太山于石室中遇太乙真人授以地理書即
海角經也歸家誦習遂達玄奧嘗為縣民葬理感召
星變太史奏曰河間聞喜縣有天子氣朝廷督州縣
遣兵鑿斷山岡訪查丘延翰丘匿民間者數年帝下
詔免罪召赴闕延問其陰陽之說賜以亞夫之官勅
收其地理之文秘以玉函金篆號八字天機秘書丘
之術遂大**金精稱自五經之士**潛確廖瑀字伯禹雲
行于世焉鄉人稱廖五經精堪輿之術得**擇土之精**潛確廖均
金精山善地自稱金精山人**成祖**擇壽陵久不得吉壤永樂七年禮部尚書以均
卿至昌平縣徧閱諸山擇黃土山最吉成祖即日臨
視定議封為天壽**撥沙之技**類書問越黃撥沙善視
山授均卿以官故號撥沙娶人有世患左日者問之曰祖墳有木恨
傷害葬者之目必發墓以去之既發果有根貫其左
目出之**術有多端惟求生氣**郭璞葬經葬**然而雖有**
即愈**地形豈無天理**項喬風水辨上天之命反制于一禍

福之來善惡所致苟非其人安取其地孫鍾孤幸而

致三仙龍圖酷虐而夢二使筆談貴賤本乎天命盛衰係乎氣數地有此穴

則世有此人苟非其人則此穴昧而不顯得而復失

昔唐李龍圖蒞政酷虐楊公得數代宰執之地欲以

與之夢二使叱之而止孫鍾孤孝種爪為業三仙示

以葬地後四世為吳帝然則不務積德而求美地亦

不達天人唯五患之當除豈一杯之能制程子云唯

之故矣得不慎須令異口不為城郭不為道路不為溝呂才

池不為耕犁所及不為貴豪所奪一注見上呂才

所以力辨其訛呂才叙葬曰近代以來乃有陰陽葬

喪葬者乃附溫公所以欲絕其弊者也趙助葬書問

此為妖妄平子冢賦大畧如今葬書尋龍捉脉之為者豈東漢

司馬溫公欲焚其書絕其術溫公葬
論云吾為諫官嘗乞禁天下葬書

奕說文奕圍棋也

奕之為技也雖云小數孟子今夫奕之為數小數固

亦猶賢論語不有博奕者或云唐帝所造博物志堯

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或曰桀臣作焉原

作圍棋以教之其法非智不能也信作紙鳶漢武作猜拳闔草劉向作彈碁動靜方圓

還符四象鄴侯外傳李泌召見時元宗方與張說觀

願聞其畧說曰方若碁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

碁死泌時年七歲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

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元宗得奇童元宗大悅班固
奕旨論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碁
有黑白陰陽分也騁羅列布效天文縱橫闔闢止爭
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

一先

李巖基賦妙縱橫闔關之機神山沒死生之變

薪基一局遂與之敵

爾乃既號手談

世說文公以基

笑曰此但爭先耳

王積薪夜宿村店聞隔壁圍碁及

亦名坐隱世說王

明視之無碁局問之乃手談也

後客來節用方曄為會戲夜雨秋燈鄭谷詩松窓楸

凝幾局賭山果一先饒海僧覆圖開夜雨

石幢花影

下子對秋燈何日無羈束期君何

司空圖詩碁聲深

院靜花影石幢高疎簾清簾看來疎簾看奕碁流水

古松同

青獨遊五老峯人白鵲觀松陰滿地不見一

人古松流水間惟聞碁聲然後知此句之妙也因作

詩曰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與

碁者戶外屢二不佳止一枰韋曜博奕論所志不出

聞人聲惟聞落子雖止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

瑤玄玉方目無斜直道無曲注枰木居然八陣馬融
名其木理平可為碁局故碁局曰枰居然八陣圍碁
賦略觀圍棋法于用兵三尺之局為戰圍場陳聚上
卒兩敵相當怯者無功貪者先亡梁武帝圍碁賦爾
乃建將軍布將士列兩陣驅堪蠲忿而忘憂書李綱
雙軌徘徊鶴翔差池燕起
僕射性躁急酷尚奕碁每下子安詳極于寬緩每將
躁怒家人則密以其碁其陳于前納觀便欣然改容取
子布算都忘其悲晉書祖納兄也好友奕碁王隱從
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奕碁納曰聊以忘憂耳
閑爭而適性項伯淳碁詩却凭文楸還自笑雄如劉
致思將敗便斂曰本圖適性則有文楸王子唐宣宗
忘憂反苦思勞神不如且已
朝日木國王子來而善圍碁帝命待詔顧師言與之
對手王子出水國相王碁局冷煖玉碁子益玉之蒼
者如楸木色冷煖者玉性冬則煖夏則溝水銅池南
冷洪王甫詩荆璞玉為子井文楸作枰
羊玄保為黃門侍郎善奕碁宋文帝亦好奕一日帝
召玄保曰今日上何召我其子戎曰金溝清泚銅池

搖颺既佳風飛兩奩之黑白陸放翁詩對奕兩奩分

景當得劇基白黑陳元與詩黑白旋

盈盤分途爭一紙於雄此言圍棋賭僕書字一紙勝

者得之負者出取龍牙而自智孔帖取蛻龍牙一枚

錢五百作飯取龍牙而自智

智慧繫焉鬣以何癡文苑羣雋王積薪每出必畫紙

自生鬣焉鬣以何癡為局與基子併盛竹筒中繫馬

鬣間溪家則姑勝其婦集異記王積薪從明皇西幸

給水火纔膜闔戶聞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為適與子

手談可乎堂內無燭婦姑各在東西室對談已而姑

曰子已北矣吾止勝九枰耳遲明王具禮請問出局

盡平生之好布子未及數十姑謂婦曰是子可教以

常勢因指示攻守殺奪技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王

曰此已無敵人間矣謝而別回顧失向之室矣王

丞相則父戲其兒世說王導嘗與其子悅圍碁爭道

抑聞白鴝亂局西陽雜俎明皇與親王劉局數枰子

將輸貴妃放康國鴝子上局亂之上

大悅金鑾密記鸚鵡壞局青龍吐經籙訣王積薪夢

事見明皇雜錄雪衣娘事部授已其謝安石曾遊別墅恐加謝安征討大都督

藝頓精安夷然無惧色遂命駕出別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

碁賭別墅安碁常劣于玄是日玄悞便為敵手而又

不勝安遂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遂遊陟至夜

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既而兄子玄等破堅有驛

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竟便攝于牀下了無喜色

碁如故客問之曰小兒輩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

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羊玄保直賭宣城與太祖奕碁

賭郡戲勝以倚欄柯而不覺晉時樵者王質伐木入

補宣城太守山見二童子圍棋與質一物如棗核食之不覺饑以

所持斧置坐而觀棋局未終童子指謂之曰汝斧柯

爛矣質歸鄉里無復當時之人許渾詩聞悉劫而何

世問甲子須更事逢着仙人莫看棋

晉書阮簡字茂弘為開封令有劫賊外白甚嚴何

簡方圍碁長嘯吏曰劫急簡曰局上劫亦甚急何

用期於必得亦欲聊試觀君蜀志費禕率眾禦魏軍東敏至禕許別求其圍

基時羽檄交馳人馬環甲嚴駕已訖禕方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試觀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辨

賊禕至未必逢仙雲仙稌記下子京遇基仙東帶拜

利萬不且將消日李遠詩長日任走兩輪歐陽炯臺

失一輪空憑輪三物山堂肆考楊大年與西廳參政侍郎

送蜀牋遲或五更南史褚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

端硯方妙惟十訣劉仲達鴻書圍棋十訣一不得貪勝二

決小就大六逢危須棄七須勿輕速八訝數人於青

動須相應九彼強自保十勢孤取和訝數人於青

同西陽雜俎續北宋雅禪師建蘭若庭中桐始花有

中忽數人羽集若相慰狀曰叱叱子與青桐君奕異

黃耳願試亦十五癸

三

四嬰於朱橋

搜神記巴印人家橋園有三大橋如三

曰君輸我瀛洲玉壓九斛龍編職憎之者或取投江

人編後日于青城草堂還我耳

晉中與書陶侃為荊州見諸佐吏博奕具投之于江

曰園基堯舜以教愚子博殷紂所造諸君並國器何

以此為將吏則加鞭朴愛之者當思破荻

曰擣蒲者牧猪奴戲耳

時無基局常破荻為片縱橫以為基局指點形勢遂

至各品畢嘗于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基子良大

北及退豫章文獻王謂畢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王粲

當小相推讓答曰畢立身以來未嘗一日妄語王粲

之覆局何神

魏志王粲觀人圍基局壞粲為覆之基

相比按不誤一道

其強記默識如此

賈宣之常輸亦譖

賈宣侍上基太宗饒宣三子宣常輸一路太宗知宣

挾詐謂曰此局汝復輸當撈汝既而滿局不死不生

太宗曰更圍一局勝賜汝緋不勝當投子泥中既而

局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是汝不勝命抱投

之水乃呼曰臣握中尚有一野狐之譬良然無掌錄
予太宗大笑乃賜以緋衣廢事失業故人目
慕梓爲木野狐目擔箕之嘲太激山堂肆考林和靖
之惟不能擔箕與着基須知治國如基五代史治國譬如奕知
況復長安似奕莊詩聞道長安似奕棋

廣事類賦卷十五終

廣事類賦卷第十六

無錫華希閔豫原著

同學鄒兆升泰和蔡

戚族部父子

母子

祖孫

叔姪

父子

南山之木名橋北山之木名梓

世說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三誓之二

子乃問商子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北山之陰有木名梓何不往觀之二子往見橋木高而仰梓木卑而俯還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梓者子道也 黎是果宗櫨何能比南史張敷小名櫨父邵小名黎文帝戲之曰櫨何如黎答曰黎是百果之宗櫨何敢比也後邵亡敷毀瘠成疾感慟益甚未葬而卒孝武旌其肯堂肯構之兒書若考作孝道改其所居稱孝張里

厥子乃弗肯禮記良冶之子必學為

堂別肯構良冶良弓之子必學為

註箕裘之稱猶言世業箕裘皆須承屈補接而後成

器為弓冶者調治肉和金鐵亦然故學皆必先攻其

易然後能成其必教有義方左傳石碯曰臣聞愛子

所難箕弓袋也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

驕奢淫佚其斯家存風矩唐書柳公綽于仲郢有父風

所自邪也矩唐書柳公綽于仲郢有父風

安能及此爾乃河東三鳳唐史薛收與弟元敬從兄荀氏

八龍後漢書荀淑字季和潁川人有八子儉緄清壽

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為高陽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

川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又宋韓億八子維絳綱

綜緯縝繹納多為聞人比荀氏八龍又五桂還分五

唐崔瑗琪琬琰璵璠球珣亦號八龍

子五代史竇禹鈞生五子曰儀曰儼曰侃曰偁曰億

以義方靈脩一株五龍馮道贈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

老仙桂五枝芳三槐已卜三公陰德嘗手植三槐

三槐已卜三公陰德嘗手植三槐

三槐已卜三公陰德嘗手植三槐

三槐已卜三公陰德嘗手植三槐

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一經傳德漢書韋賢
 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一經傳德及子玄成
 俱以明經為宰相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七葉皆通晉書
 不如教子一經沈佺期詩一經傳舊德史記司馬相
 劉殷有子七人各授一經史記司馬相
 經一門之內七業俱成史記司馬相
 時其親名鳳毛更羨超宗世說王劭字敬倫風姿似
 之曰大子鳳毛更羨超宗父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
 有鳳毛南史謝鳳子超宗善文詞作遊因仲舉汝南
 殷妃諫帝歎賞曰超宗殊有鳳毛先賢
 傳薛勤仕郡為功曹陳蕃字仲舉年十五為父齋書
 諸勤勤顧而察之明日造焉父出迎勤曰足下有不
 凡子吾來候之不談其阿戎世說阮籍素與工渾為
 從卿也言議盡日談其阿戎友渾子戎字濬仲年十
 五籍與之交每過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
 謂渾曰濬仲清爽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其阿戎談
 亦有陳氏三君後漢書陳紀元方弟譙季方趙家二
 曰左傳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禁近同登唐書蘇
 日左傳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

黃事頭武孝十六父子
 二

遷給事中拜中書舍人時壞同中書
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苑朝廷榮之
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世謂之
以文章起弟之梯以驍勇聞之孫精草
父之一絕宋史蘇洵與其二子軾撤至
大愛其文辭以其書獻諸朝其二子同
登制科一日父子赫然名動既劣虎而
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既劣虎而
子書曰王氏門中優亦雞羣而鶴立
者龍鳳劣猶虎豹亦雞羣而鶴立
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
羣戎曰卿復未見其父耳父則中散嵇
四玉器盡璠璣名臣傳范宗翰曰王氏
皆經緯蓋王皆以玉璠璣璠璣璠璣
名韓皆以絲名也王氏五之才皆俊傑
人其知名者五人立之凝之微之操之
之孟郊詩曰羲之生五子羲之微之又
唐書房玄齡集古合家誠書於屏風以
諸子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可以保
齋常會食

唐書柳公綽有小齋諸子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宜

外公綽與公權及羣弟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宜

力學於蒲編漢書路溫舒父使牧羊因取書莫爭基於

瓜葛世說王導嘗與其子悅圍碁爭道果有幹父之

才易幹父之蠱何妨譽兒之癖新唐書王福疇子勉

訪助又以文顯福疇嘗誇於韓思彥思彥至若陶訶

曰武子馬海卿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耶通子陶淵明責子詩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

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棗與栗李譽李譽袁師李商隱詩袁師

無王霸則會慙貴客逸民傳王霸少立高節與令狐

奉書於霸霸子方耕於野投耒而歸見令狐子伯之

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有愧容妻曰子伯之

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張憑則戲說佳兒說

慙見女子乎霸笑曰有是哉

讀書頂武卷十六父子

三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不

解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敏手曰阿翁詎宜

以子仲謀堪羨三國志曹操見孫權歎曰生子當

戲父仲謀堪羨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大耳

嶠貽譏松窗雜錄蘇懷李嶠子俱童年入見上命誦

新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破車難忍世說石虎小時

上曰蘇懷有子李嶠無兒破車難忍數彈人石勤白

母欲殺之母曰快牛為犢子後漢書楊彪

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所殺公後見彪曰何瘦之甚曰愧無日彈先

見之明猶懷老牛抵犢之愛操為之改容至於歌

固極於蓼莪詩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念承歡於菽水

禮記啜菽飲水盡遠有望雲唐書狄仁傑親在河陽

其歡斯謂之孝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近而戲綵列女傳老萊子者養

親舍其下顧望久之自娛著五色綵衣取漿小宜荷析薪孔叢子子思曰

臥地為嬰兒帝以娛親臥地為嬰兒帝以娛親

其子不克負寧辭負米家語子路曰昔由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

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

累茵而坐刻鼎而食顧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得

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伯瑜泣杖而悲說苑韓伯

母嘗之泣母曰他日嘗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瑜曾

他日得罪嘗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曾

子受箠而喜說苑曾哲援木杖曾子有頃乃蘇退鼓瑟而歌孔子責之曰小箠則受大箠則

走宜思扇枕之勤孝子傳黃香躬執勤苦盡心供養暑則扇牀枕冬則以身溫席晉書

王延事親甚孝夏敢忘循陔之義東晉補亡詩南陔則扇枕冬則溫被

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其之子色思其柔須知三釜

之餐遠勝千鍾之味莊子曾子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治吾心

母子

屠事發見卷一

四

敬姜猶績

國語公父文伯退朝其母其方績

孟母頻遷

列國傳鄒

舍近墓孟子少好遊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吾子也乃去舍市旁其嬉遊乃賈人街賣之事又曰此非所以居吾子也復徙舍學宮之旁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

斷機訓學

列女傳孟子學而歸孟母方織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機曰子之廢

學若吾斷斯織也孟子懼

截髮留賢

世說范逵嘗過

旦夕勤學不息遂成名儒

以待賓母謂侃曰汝但留客吾自為計乃截髮為雙

髻賣易酒肴極豐從者亦過望逵至京師稱述侃侃

遂知

或九能而助苦

唐書柳仲郢母韓氏公綽妻也

諸子夜學舍

或封鮓以資廉

吳錄孟仁為監魚池司

之以資勤苦

母母還之曰汝為魚宮以鮓寄母非避嫌疑也晉書

陶侃母湛氏侃少為縣吏嘗監魚池以魚鮓遺母母

封鮮貢之曰爾以官物遺我
我不能益我乃增吾憂耳
畫荻傳書之歐母世說
修母嘗以荻畫地百書韋遲母
為字以教其子
隔紗受業見說宋氏父世儒
學就家立講堂置生徒百二十人
紗幔受業號文宣君帝賜侍婢十人
外傳田子相齊三年得金百鎰奉其母
物不入於館為臣不忠是為子必不孝也
朝還金請就獄王不取一船錢唐書李景讓母鄭氏
赦之以金賜母
之宅後牆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願諸
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命築而掩之
兆漢書雋不疑為京兆尹每緣囚徒還其母問不疑
故不疑為吏怒慘酷之延年漢書嚴延年遷河南太
嚴而不酷
其母從東海來到雒陽適見報因母驚止都亭不肯
入府延年謂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
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謂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
不意當老見壯子破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婦除墓

地耳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棄市東海莫不賢知其母
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

姬識綠衣之必貴南都新書潘孟陽母劉晏女也時

何人曰補闕黃裳母曰此人擁縹被而甘眠吳志蔣

全別必是貴人後果為相欽母疎

帳縹被孫權歎其能守儉約爾乃萱草興思詩焉得

較御府為母作被及幃帳爾乃萱草興思

樹之背注背兆堂也韓昌黎詩主婦治北堂注北堂

廟中也故母稱北堂孟郊詩萱草集堂階遊子行天

涯慈親倚堂門慈鳥送喜黃山谷詩慈母

不見萱草花慈鳥送喜每占鳥鵲喜

杜詩遠傳冬筍味更覺綠衣春奕葉班姑金花羅紙

史芬芳孟母隣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金花羅紙

春明退朝錄官誥院敕郡夫人使金花羅紙清朝燕

七張錦經袋賜以湯沐邑乃奉親之榮也清朝燕

喜之詩詩魯侯燕喜紫誥鸞回之勢狂詩紫誥鸞回

注紫誥紫錦之誥也鸞回謂或持節而迎晉書汝南

紙上之字有回鸞之勢也

或持節而迎王亮母伏

紙上之字有回鸞之勢也

或持節而迎王亮母伏

或持節而迎王亮母伏

或持節而迎王亮母伏

或持節而迎王亮母伏

或持節而迎王亮母伏

太妃常有小疾被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
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凌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
貴矣或捧輿而侍唐書崔邠拜太常卿故事太常始視
矣親導母輿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潘岳開居
賦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
起居八座之榮杜詩遷轉五州防禦報答三春之意
孟郊遊子吟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
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答三春暉亦有
葡萄歸奉本傳陳叔達為納言嘗賜食得葡萄不舉
歸奉之帝曰卿有瓜果隨時南史滕曇泰年五歲母
母遺子因賜之瓜果隨時思熱病思食寒瓜土俗
不產曇泰歷訪而不得俄遇一桑門曰我有雙瓜分
一相遺舉室驚異孝子傳殷憚生而謹愿七歲喪父
哀號毀悴不為戲弄勤身苦體以奉供養得瓜果可
啖之物懷持進母未嘗先食先賢傳羅威字德仁人
歲喪父事母至孝瓜陸績常年懷橘吳志陸績年七
果珍味隨時進前陸績常年懷橘歲謁見袁術登

延懷掃拜而墜地術問其茅容偶爾烹雞世說茅容

故曰將以遺母術甚奇之茅容偶爾烹雞字季偉郭

休宗見之請遇宿且日容殺雞為饌林宗以為為已

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拜之曰卿

賢乎哉因勸姜魚方出水孝子傳姜詩事母至孝母

學以成其德孟筍又生籬冬筍未生宗入竹林

湧泉味如江水每孟筍又生籬冬筍未生宗入竹林

日一汲輒獲雙魚孟筍又生籬冬筍未生宗入竹林

哀嘆播竹拾椹兮分置孝子傳後漢蔡順當王莽木

面筍出拾椹兮分置孝子傳後漢蔡順當王莽木

者自食賊知其孝乃遺米肉放之截竹兮遠遺蕭廣

子傳杜孝巴郡人也少失父與母居以至孝稱後在

成都母喜食生魚孝於蜀截大竹筒盛魚二頭塞之

以草咒曰我母必得此因投中流婦出見筒橫來觸

岸異而取視有二魚含笑曰此我夫所寄也遂熟而

進之於姑莖生兮粟滿晉書劉殷祖母冬月思生莖

聞者嘆駭莖生兮粟滿晉書劉殷祖母冬月思生莖

孝當夢西籬下有粟掘之得十五鯉躍兮雀飛晉書

鍾名曰七年粟以賜孝子劉殷鯉躍兮雀飛晉書

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其母
嘗欲得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剖冰求之冰忽自
解雙鯉躍出又思黃雀炙有數鳥飛入幕君羹可舍
中庭有丹奈母令守之每風雨抱樹而泣君羹可舍
請以遺之左傳穎考叔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
之須念倚閭之望國策王孫賈事齊閔王王出走賈
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休為陟
望汝今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休為陟
岫之思詩陟彼岫兮忍矣截裾而去晉書溫嶠初授
勸進母崔氏固止何戡投杼而疑國策甘茂曰有與
之嶠絕裾而去何戡投杼而疑國策甘茂曰有與
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母不奉檄雖聞毛義後漢書
信三告其母投杼踰牆而走奉檄雖聞毛義後漢書
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
而府檄適至以義為安陽令義奉檄而八喜動顏色
奉心賤之以義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屈也
不至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為親屈也當

歸且贈姜維孫盛雜記姜維既歸蜀與母相失人使

維報曰但有遠志無有當歸

祖孫

遠稱鼻祖楊雄方言鼻祖始祖也獸之初生謂之鼻

鼻祖野客叢談凡人孕胎必先有鼻然後有耳目之

父亦有耳孫惠紀內外公孫耳孫應助曰耳孫玄孫

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

據爾雅云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

之子為來孫來孫

祖考詩續戎垂裕後昆書垂裕陳羣有興宗之號魏

陳羣為兒時祖實謂宗人曰此兒必與吾宗何會

得殆聖之稱

晉書何曾指孫曰此輩必遭喪亂及遵

乎杜氏之寶田斯在

谷璧宋四川杜孟遊太學因蔡

之寶經史吾家之田薛家之磐石猶存

唐書薛元超

時人號為寶田杜氏薛家之磐石猶存

轉中書舍人

省中有磐石祖道衡為侍郎時常據以

美金篋之至

孝北史張元年十六其祖喪明元恒憂泣誦藥師經

見亡目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燃燈七日七夜飲

療祖目三日祖目果明

祖馨臨終撫裔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

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裔裔執硯涕泣馬氏瑤

環之秀

韓文北平王璲如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不測

蘭茁其芽稱其家兒楊公清白之門

後漢書楊震性

業震曰我但使後世稱清白爾乃公雅置書

山堂肆

字公雅祖顓盡其家貲以置書至八千卷曰吾聚書
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度力學有守登服勤詞
學文貞遺笏唐書文宗問魏徵五世孫謩卿家書詔
科曰此笏今甘羅自是名孫史記呂不韋言于始皇
帝曰此笏也甘羅自是名孫昔甘茂之孫甘羅一
少年耳然自是王鑑亦矜風骨山堂肆考王鑑七歲
名家之子孫池中美遇物誨之一日攜至池上祖曰水馬卜富貴於
升卿後漢書虞詡祖父為縣獄吏多所平理曰于公
子孫竟至三公吾雖不及于公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遂字藉文章於貽厥南史到溉孫蓋早聰慧嘗
詡曰升卿藉文章於貽厥從梁武帝幸京口登北顧
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以示溉曰蓋定是才子翻恐
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絹二十四匹後溉每和御
詩上輒手詔戲溉曰陸機則每誦先芬陸機文賦詠
得無貽厥之力乎誦先人謝公則時陳祖德晉書謝靈運祖玄晉車騎
將軍父喚生而不慧早亡之清芬

靈運幼便穎悟玄其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驗世業

於手文

腹子玄傳玄子赴黃巾之難隕身有遺

悵先容

於畫壁

魏志曹休祖父嘗為吳郡太守休後亦為

繼相以稱榮

此官至舍見壁上祖父畫像乃下榻涕泣

或封侯而著績

漢書武帝元狩元年封故

呼

合璧周蕭愿梁宰相頑之子曾祖傲唐僖宗朝人

客

相接客之次愿為兒童戲効為傳呼之聲傲語諸

者

壽考今又有曾孫在吾日前或嚴於歸謁石君石

奮

歸老於家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

諸

孫有過失不謂讓為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肉

祖

謝罪廼許子孫勝冠者

在側

雖燕必冠申申如也

升坐

詞辨既見淵源

黃事頭武公十六祖孫

九

頃真楊震子公才公望喜說雲仍南史王儉作宰相
孫有祖風烈公才公望復在此乎爾雅
疎年數歲而風神聳拔曰公才公望復在此乎爾雅
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仍孫仍孫之子為雲
係謂其去已遠率祖率親寧云委蛇禮記自仁率親
輕遠如浮雲也率祖率親寧云委蛇禮記自仁率親
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稱名曰重一輕
一重其義然也注用恩則父母重祖輕用義則祖重
父母輕莊子子孫非遺安於後勤隴上之耕云公璧
吾有天地之委蛻也遺安於後勤隴上之耕云公璧
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侯之龐公釋耕隴
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若居畎畝而不
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
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嘗無所遺也表歎息
而分食於前娛桑間之修植晉書王羲之與謝萬書
去盛敷榮牽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剖
而分食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
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覩此龍子
舉策數馬仿佛萬石家風者此龍子
魏王慧龍幼

聰慧其祖愉以為諸孫之龍故以名之言若無新燕

龍之能變化也陳子昂詩清川高竹長龍絲無新燕

翼詩貽厥孫謀欣點領之子儀世說郭子儀諸孫數

辨但點領羨披簿之遷哲合璧後周李遷哲嘗除真

示之而已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第宅相次廣延數十里姬媵之

有子者分處其中遷哲鳴笛導從往來其間經酒歡

讌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披簿以審之

立蘇東坡贈同年詩如今莫問無墜勳業於將門合

老與少兒子森森如立竹馬璘讀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慨然曰使吾祖勳

業墜地不乎卒為中興名將南史王猛之孫鎮惡善

論軍國大事或薦鎮惡于劉裕與語當嗣家聲於奕

悅之曰吾聞將門有將鎮惡信然葉唐書狄仁傑孫兼謨有祖風遷御史中丞帝曰卿

葉梁公後當嗣家聲不可不謹說文奕葉累世也潘岳諫楊仲武曰伊至若阿翁鐔白戲高帝前帝鐔白

晉書頭武參十六祖孫

鬚問孫曰我王母含館爾雅父之考為王父父之妣

誰卯曰太翁王母含館為王母後漢書馬太后曰吾

但當含瓜還餘瓜詩絲絲桐必生枝白樂天詩玉芽

飴弄孫瓜還餘瓜詩絲絲桐必生枝白樂天詩玉芽

薦蘭湯浴罷時紫萼春來渠父不如昂父吾兒不及

盈女手梧桐老去長孫枝渠父不如昂父吾兒不及

若兒世說唐許敬宗孫彦伯昂子曰吾兒不及若兒昂答曰

渠父不昂父生靈運亦復何奇祖德句注芹生大澤晉

如昂父生靈運亦復何奇祖德句注芹生大澤晉

劉殷祖母盛冬思芹而不言殷時九歲乃於粟出西

大澤中痛哭忽有芹生於地得數科歸獻粟出西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書虞詡早孤孝養祖母縣舉明經孫國相奇孝過之
之欲以爲吏詡辭祖母九十非詡不養乃止
稱斯允唐書劉審理爲祖母所養隋末大亂審理負
曰兒孝通幽顯吾曾子之號允宜齊書宗元卿少孤
一顧念病輒間吾曾子之號允宜爲祖母所養祖母
病元卿在遠方輒心痛鄉里號爲宗曾子

叔姪

爾雅父之兄弟先生者爲世父後生者爲叔父之從兄弟曰從父亦曰諸父

詩既有肥斧以速諸父注謂伯父叔父
也按伯叔與父同出故皆稱爲父曰世
曰叔以別於所生也顏氏家訓兄弟之
子北土多呼爲姪檀弓兄弟之子猶子
也朱子曰兄弟之子稱從子猶今之
稱猶子稱姪也以別於所生之子也
王家疑叔晉書王湛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
易濟請言之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乃歎曰家有
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

家癡叔死未齊曰臣叔殊不癡謝氏諸郎南史謝琨

山濤以下魏舒以上由是顯名謝氏諸郎與族子靈

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常共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

烏衣之遊蘇東坡詩註晉宋江左謂王謝子弟為烏

衣諸竝擅竹林之勝世說阮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

阮亦云阿咸李嘉祐詩使君憐小阮社工部詩俱稱

守歲阿咸家又云嗣宗諸子姪早覺仲容賢

玉樹之良世說謝車騎曰譬如芝蘭玉樹曾矜蠟鳳

南史王僧綽採蠟珠為鳳凰耳詳見父子篇

伯父弘曰僧綽當以名義見莫睹香囊世說謝玄嘗

叔安惡之而不欲傷其千里龍文之號北史楊愔叔

意因戲賭得乃焚之

將相器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其麟彪子之祥

我家龍文更十歲當求之千里外

晉書顧和總角有清操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

興吾宗者必此子也南史王僧達跳地作彪於伯父

弘曰僧達俊爽然亡若乃劉孺既號明珠宋書劉孺

吾家者恐此子也

若乃劉孺既號明珠宋書劉孺

七歲能屬

文叔父瑱嘗置座側謂謝密可成佳器南史謝密字

賓客曰此吾家明珠謝密可成佳器弘微童幼時

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叔父混見而異之曰陸家精飯

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陸家精飯

何損素風晉書謝安嘗詣陸納納兄子傲密作食供

十曰不能光我叔楊氏銅盤獨踰諸子北史楊愔幼

父而乃穢我素風楊氏銅盤獨踰諸子北史楊愔幼

實落羣兒爭之愔不動獨坐季父瑋大嗟異之謂客

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於林邊別葺

一室命獨處其中嘗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

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猶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

重肉阮仲容北道之貧世說阮咸與叔籍為竹林之

之食阮富而謝安石東山之費晉書謝安字安石於東山

北阮貧謝安石東山之費晉書謝安字安石於東山

中外子姪往來遊集肴饌亦屢費百家駒譽重於苻

金世頗以此為譏而安石不以屑意家駒譽重於苻

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堅畫虎誠嚴於馬氏書馬

畫事頂武參十六叔姪

援戒兄子書曰龔伯高敦厚周密願汝曹效之杜季

良游俠好義不願汝曹效之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

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效季良不得陷或獻泛

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湖之圖倦遊錄陳恭公判亳州生曰親戚多獻老人

節或稱招隱之寺因話錄李約子叔錡坐讚招隱寺

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幙遮古松用綵物裏腥鱸鮓賢

鹿跑泉音樂亂山鳥聲實不知叔父大廳錡笑

者得反金刀晉書慕容德之諸子為苻氏所殺兄子

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愚者宜歸蔥肆南史呂

東歸可即以此刀還汝叔父

身甚微以販蔥為業逮貴兄子求官僧

珍曰汝等自有常分但當速歸蔥肆

家宜韓愈詩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

之詩亦足張吾軍按阿買黃魯直謂是退之姪杜牧

長頭圓筋骨緊兩臉明且光

蘇氏於菟髮正垂

坡寄

簡子詩夜來夢見小於兔猶是髭髦垂兩耳又詩舊
聞老蚌生明珠未省老龜生於菟老兔自謂月中物
於菟駿猛不類渠注云豐盈犀角真難得蘇東坡詩
子由子適小名為於菟
犀角兒先逢破浪乘風會有時宋書宗炳問兄子愔
玉雪王郎子汝不彭祖白堪州牧伯晉書王渾從子
萬里浪病曰汝不彭祖白堪州牧伯淩字彭祖司空
富貴必破吾門
沈賤簞子也少時不為親黨所知渾謂弟深等曰卿
等莫輕彭祖此兒平世不減方州牧伯亂世可為都
督三公後果莫竊江東羅隱詩舊史羅紹威賦詠甚
為幽冀都督
有詩名自號江東生紹威遣使賂遺叙其宗姓
推為叔父酷嗜其詩目已所為口偷江東集

兄弟

雁序分行

禮記王制曰兄之齒雁行文選雁行有序

鴈序分行

杜詩卿家兄弟功名震麒麟閣下鴻雁行

鴈序分行

三

三

於帝以為友梯之祥古今詩話孫僅與兄何齊名何

先第僅次舉中甲科王元之贈詩曰粉壁已懸龍虎

榜錦標爭手足之恩晉書邵續諫成都王穎討長沙

屬鶴鵠原手足之恩王曰兄弟如左右手百帖骨肉

之恩手足之愛季華弔古戰場文誰無兄弟如足如

手三國志袁紹二子譚尚俱未立紹卒二子治兵相

攻王修謂譚曰兄弟者手足也譬人將鬪而斷其

其右臂曰我必勝可乎二子不從卒為操所滅墳

之義詩伯氏吹塤仲氏吹篪注伯仲喻兄弟也塤篪

樂器和如塤篪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也

唐家花萼之樓詩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

製大衾長枕與諸王共之後於宮南造花萼田氏紫

相輝之樓時登之必召諸王登樓賦詩

荆之樹續齊諧記京兆人田真田慶田廣兄弟重義

二符明藏之忽一夕樹即枯死兄弟相感遂不復分

周景式孝子傳古有兄弟忽欲分異出門見三荆同

株接葉連陰歎曰木猶欣欣聚我而殊異哉還為雍

和陸機詩三荆歡同株四鳥悲異林百帖連株同氣

無鳴四鳥之悲金友玉昆具見三荆之茂許金友玉

渾詩荆樹有華兄弟樂橘林無實子孫忙

昆崔鴻前涼錄辛攀字懷遠隴西人父奭尚書郎兄

鑒鑒弟寶迅皆以才識名秦雍為之語曰五龍一

門金友龍文驥子並有逸才河東呼兄為驥子弟為

玉昆龍文驥子並有逸才河東呼兄為驥子弟為

龍親喻竹叢開元遺事帝遊後苑有竹叢甚密荀不

文如此因謂人如杞梓唐書韋述弟道迪學業亦亞述

之之茂竹人如杞梓與道對為學士與迪並禮官

紳高之時趙冬曦兄弟亦各有名莫爭卜式之田記

張說嘗曰韋趙兄弟人之杞梓莫爭卜式之田記

卜式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自

餘相宅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致千餘頭買田宅

而弟盡破其產復且其妻肱之被後漢書姜肱字伯

分與弟者數矣且其妻肱之被後漢書姜肱字伯

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居貧作一布被兄詩歌綽

弟其破而寢不入房室友愛天至以慰母心

綽詩此令兄弟聖訓怡怡論語兄能念天顯尚書

綽詩此令兄弟聖訓怡怡論語兄能念天顯尚書

綽詩此令兄弟聖訓怡怡論語兄能念天顯尚書

綽詩此令兄弟聖訓怡怡論語兄能念天顯尚書

綽詩此令兄弟聖訓怡怡論語兄能念天顯尚書

綽詩此令兄弟聖訓怡怡論語兄能念天顯尚書

綽詩此令兄弟聖訓怡怡論語兄能念天顯尚書

綽詩此令兄弟聖訓怡怡論語兄能念天顯尚書

綽詩此令兄弟聖訓怡怡論語兄能念天顯尚書

綽詩此令兄弟聖訓怡怡論語兄能念天顯尚書

綽詩此令兄弟聖訓怡怡論語兄能念天顯尚書

綽詩此令兄弟聖訓怡怡論語兄能念天顯尚書

綽詩此令兄弟聖訓怡怡論語兄能念天顯尚書

綽詩此令兄弟聖訓怡怡論語兄能念天顯尚書

黃真武卷下六兄弟

天卽是家肥禮記兄弟睦宜思競美左傳齊公孫寵

不免殆哉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定解聯飛牛旌

焉姜共危哉注競爽猶言皆善也

凌爲侍中弟仲文爲銀青光祿退末封胡俱稱彦秀

大夫同日拜授時謂兩鳳胡過末封謂謝韶胡謂謝

晉書謝氏尤彦秀者稱封胡過末皆其小字也韶明川

朗過一作竭謂謝玄末謂謝川皆其小字也韶明川

皆早卒惟玄以功名終世說謝道韞曰一門叔是胡

父則有阿大中郎從兄弟則有封胡過末西胡

酪乳並屬珍奇唐書穆贊兄弟皆有格爲酪質美而多文

爲醪員爲醪賞爲至若兩到雙丁

乳腐言家法者稱之灌弟治字茂洽

皆有文才兼善玄理時人比之二陸世祖皆贈詩云

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

魏志丁儀丁廙俱三楊七薛唐書楊憑與弟凌凝皆

有文才人稱雙丁三楊七薛唐書楊憑與弟凌凝皆

第時號三楊孔帖薛播兄弟七人皆王氏三珠唐書

擢進十第爲衣冠光薛時號七薛

與兄劇勛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為陸家雙壁世說

三株樹按三珠樹生於赤水之上

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見元方不讓季方陳元

之曰僕已年老更觀雙壁也

方千羣與季方子忠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

咨於其祖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兄李方難為弟張

載亦同張協謂機雲三張謂張載協元也八龍之

丙尤重慈明後漢書荀淑字季和潁川人生子八人

明無雙按慈明時人號曰八龍潁川語曰荀氏八龍慈

明爽字也三虎之中還稱偉節後漢書賈彪字偉

高名時號三虎而彪最優故天或星聚一堂唐書崔

下稱之曰賈氏三虎節最怒或星聚一堂唐書崔

六人皆至三品鄧郗凡為禮部五吏部再唐興以

來無有也宣帝歎曰卿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題所

居曰德星堂京兆尹或門排三戟唐書崔巖諫議人

即其里為德星里

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相望歲時宴於家以一榻

置笏猶重積其上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

列榮戟世號季心季布氣竝蓋於關中漢書季心以

三載崔家季心季布氣竝蓋於關中漢書季心以

聞關陸機陸雲名竝喧於洛邑晉書陸機與弟雲華

中洛並以才劉孝標之綬方青梁劉孝標家園別陽

入籍盛一時劉孝標之綬方青梁劉孝標家園別陽

羣三則悅同處如今腰艾綬東南各殊舉按家語顏

淵曰肯桓山有烏羽翼既成將欲分飛四海其母悲

鳴而送之為馬季常之肩本白蜀志馬良字季常眉

其往而不返馬季常之肩本白蜀志馬良字季常眉

施有才名鄉里俗諺曰玉溪花萼之編唐書李商隱

馬氏五常白眉最良玉溪花萼之編唐書李商隱

弟俱以文章名同為寶氏聯珠之集唐書賈羣與兄

一集號李氏花萼集寶氏聯珠之集唐書賈羣與兄

人皆為郎工詞章義取五科名則宋氏郊祁筆談宋

星故為聯珠集行於世科名則宋氏郊祁筆談宋

同行逢異僧相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非不失科

甲後十年大宋復遇諸途僧大驚曰公丰神特異大

有隱德小宋合當首魁公終不出其下比唱第小宋

果大魁章獻太后乃謂弟不可以先兄因命大宋為

第一小宋文采則眉山軾宋史蘇洵子軾字子瞻

兄弟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文采然大秦小秦

之才名唐書秦景通與弟暉皆有才大馮小馮之治

德漢書馮立與兄野至相代為西河上郡太守民歌

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河南啓理學之傳宋史程顥

鈞周公康叔猶二君河南啓理學之傳字伯淳弟

語孟並行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八德

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蘊顯以理學鳴世稱明道先

生頤與兄倡明道學出其門者最多世稱伊川先生

朱子云河南程氏兩夫子洛州留循良之澤宋史賈

出後人皆稱二程先生洛州留循良之澤敦願為

洛州司馬人為刻碑市旁第敦實又兩杜夾河漢書

為長史人復為立碑其側號棠棣碑兩杜夾河杜周

為廷史久任事列三劉分職南史梁簡文帝餞臨

公兩子夾河為郡守二劉分職海太守劉孝儀蜀郡

太守劉孝勝詩曰雨杜姿比雙珠昔夷河二龍今出守

之雙才稱五絕唐書張知憲兄弟五人何家大小之

山南史梁何胤為中書令後去職與兄黠夏氏後先

之績南史夏侯夔為豫州刺史兄亶先經此任御二

龍於長途世說許虔字子政弟劭字子將兄弟曰平與

之淵有二龍焉又平原陶丘洪先舉劉岱復舉劉繇

繇是岱弟謂刺史曰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騁騏驎於

千里何所復難又齊羽三鳳於丹闕唐史薛收與弟

柳悅柳悅亦稱二龍羊三鳳於丹闕元敬從兄德音

齊名世稱兩驥齊驅人俱茂才時號為兩驥二俊立

山吳錄陸機兄弟生華亭人比之崑岡出玉五張旣

號明經合璧張知憲兄弟五人知立三孔亦推鼎立

詩詁孔文仲經甫孔武仲常甫孔平仲毅甫兄弟俱
以才名播天下黃魯此有詩云二蘇上連璧三孔分
立鼎天不墜斯一家之桐木稱榮皆為宰相所居第
文俱來集臺省有梧桐京師稱桐木韓家以別康公其一
家之中呼子華為三相公持國為五相公千里之龍
駒誰匹北史盧思道小字釋奴從弟昌衡小字龍子
子晉書陸雲神悟速成五六歲與兄機齊位高八座
名人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即是鳳雛
之尊兄弟相代為八座之尊時人榮之尚書權操兩鎮
之節唐書李勣自鳳翔隴右節度代其兄愿為武寧
興元宜武節度使兄弟交換徐岐兩鎮又孫簡歷河中
為淄青節度使世推顯家英挺風流
子皆英挺逸秀號曰六龍齊書王忻溫恭雅飭語林
生九子並風流蘊藉世號為九龍
魯有子十人時人語曰立登輔相之班晉書十盡兄
張氏十龍儒雅溫恭立登輔相之班弟並登宰輔

世稱卞氏六龍宋史韓獻肅公絳兄弟天性友愛自忠憲公爲兩府大臣至公兄弟亦同時爲鎮相近輔者三人同時請老朝廷求許其爲榮盛前古未有又陳堯叟堯佐俱拜平章堯咨以儒臣換節度使同時貫同居臺省之列孔帖裴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判官擢監察御史而收亦自西川遷兄弟同臺當世榮之又劉偉之爲左史懿之時爲給事中兄弟並居兩省論文行俱優孔帖韋綬弟纁有精識爲士林器者美之文行俱優許兄弟皆名重常時有劉知幾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鄉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又陸象先弟景倩景融景獻景裔僧一行少時與象先兄弟相善嘗謂德望人曰陸氏兄弟皆有士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德望相乎孔帖李至遠兄弟斯皆據要路之津高足先據要路津孔帖崔湜與弟液澄從兄涖並以文翰居要官每宴私自比東晉王謝曰吾一門八仕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吾一門八仕歷官未嘗不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哉亦竝展摩天之翼崔光

梯之子鳴弱冠有著述拜給事中光祿
謂次子曰阿鴻摩天去汝可不勉哉
躍晉書張華見褚陶謂陸亦有蜂腰
躍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第弘讓弘直幼
孤俱為伯父捨所養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為世
所宗自稱有才無貌弘直方雅氣調高干次昆或問
三周執賢人射牛何因隋紀牛弘寬厚弟弼好酒因
曰若絳腰矣身射牛何因醉射弘駕車牛弘還宅其
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
定其妻又曰叔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
自若讀擲火何驕世說周顗字伯仁友愛過人弟嵩
書不輟擲火何驕世說周顗字伯仁友愛過人弟嵩
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擲伯仁顗歎息燃糞之
無忤色徐曰阿奴火攻誠出下策耳
承魏史文帝嘗令東阿王植七步中作詩不成者應
言大法應聲曰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
生相煎傷心縫布之謠漢書淮南王厲高祖少子也
何太急傷心縫布之謠有罪文帝徙之於蜀在道不
食而死民歌謠曰一尺布尚可縫參商不見左傳高
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參商不見辛二子

長曰關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等干戈

以相征討李白詩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憔悴西校

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孤竹延陵讓

禽跡偏遭左傳齊師伐我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

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干遂啓闢牆之釁詩

人橫行天下按盜跡即柳下惠兄昭公將去羣公子

弟聞于牆可憐尋斧之朝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

外禦其侮也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豈不聞讓棗推

比庇焉而縱辱斧焉必不可用也梨梁元帝與弟武陵王書兄肥弟瘦永無弟肥兄瘦

東觀漢記倪萌與兄俱為赤眉所得欲殺啖之萌叩頭言兄年老羸瘠不如萌肥願代兄賊義而兩釋之又趙孝弟禮為賊所得將食之孝自縛詣遇盜而先賊曰禮瘦不如孝肥賊曉其意俱舍之左傳衛宣公與伋子白旄告盜曰見白旄殺之弟壽子聞之載其旄而往盜殺之伋子至曰我之求也彼

何罪焉盜又殺之合璧姜肱與弟季江俱詣郡遇盜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娶願殺身濟弟李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賣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遂兩釋之奪其衣資至邵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悟後乃就廬求見以謝罪見危而授崔鳴後秦錄姚襄戰馬曰天下可無兄忍成叔段之謀左傳鄭莊公弟其叔段我不可無兄叔出致令秦鍼之走左傳秦后子有龍于垣如二君奔其適晉書秦伯之弟鍼適晉罪秦伯也注后子秦桓公于景公母弟鍼也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中分財產寧取荒頓以為安小學薛包好學術弟求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病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遠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欲成弟名雖擇肥美而何咎白帖服食久身口所安也欲成弟名雖擇肥美而何咎白帖許武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普晏未顯欲成之乃謂曰禮有別居乃剖財為三分自取肥田強奴婢

鄉人皆稱二弟義讓昔晏等已得舉武乃會宗族泣
曰吾盜聲位二弟未立所以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
三倍於前悉推田相讓知延壽之化行漢書韓延
壽弟一無所留推田相讓知延壽之化行壽為左馮
翊行縣至高陵有昆弟訟田延壽傷曰骨肉相訟是
教化不至乃閉閣自思過於訟者是訟者相責讓肉袒願
以田相和灑淚息爭感蘇瓊之言厚北史蘇瓊治南
終死不爭灑淚息爭感蘇瓊之言厚清河太守有百
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
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
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
不洒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
住上留田何如廉讓江弟也古樂府有上留田言不恤兄
人並慈孝廉讓因閉戶撾亦當唾面受後漢書繆彤
名其江曰廉讓江閉戶撾亦當唾面受兄弟四人皆
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爭鬪之言
彤深懷忿璞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
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反諸
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唐書婁師德

弟守代州辭之官師德教之耐事弟曰人有睡面愛

敬宜法溫公

小學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

嬰兒每日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

天少冷則問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

恭謙兄弟且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

美味不集不食聽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

時就休偃還其笑談拔楊播字延慶弟椿字延壽津

字羅詩曰休論法護與僧彌

漢彌難為兄按珣小名參佐三間且其栖

法護珣小名僧彌徒在洛見陸

儼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

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

輟幼從兄子瞻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壯宦遊四方

讀韋蘇州詩有邪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惻然感之

乃相約早退為閒居之樂故子瞻始為鳳翔幕官留

詩與輟曰夜雨何時聽蕭瑟後又會於澶瀾之間追

感前約有詩曰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
風雨聲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
草夢來時南史謝惠連十歲能屬文兄靈運愛賞之
得池塘生春草之句曰此異鄉加飯他年事
語有神助非吾能及也
飯弟
兄心
白曰看雲每賦詩
杜甫詩憶弟
看雲白曰眠

唐事類賦卷十六

廣事類賦卷第十七

無錫華希閔豫原著

門人尤紳邦英參

戚族部

夫婦

生子

舅甥

夫婦

詩稱偕老

又及爾偕老

易著家人

易家人利女貞

三從有訓

禮記婦人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四德宜循允婦阮德在家從父適人從夫死從子四德宜循允婦阮衛尉之女奇醜交備禮竟不復入房許曰婦有四德卿有幾答曰新婦所之者容耳土有百行君有幾許曰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遂相敬重註四德謂工容言德也賢思戒且此詩女曰雞鳴士曰昧旦朱註索忌司晨尚

黃事類賦卷十七夫婦

此雞之晨無嫌葑菲詩米苒采菲式薦繁蘋詩于以

惟家之索無以下體澗之濱又于以采蘋于沼于汴既同牢而合卺

皆言諸侯大夫妻助祭之詩體同尊卑以親之也當弋雁而鼓琴詩將翺將翺

而食今蚤而飲所以合妻同尊卑以親之也當弋雁而鼓琴詩將翺將翺

如鼓瑟琴周繆義切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伉儷情

深左傳齊侯請繼室于晉韓宣子使叔向對苟內則

之無忝易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自中饋之稱能

易無攸遂在中饋貞吉女不聞嗃嗃易家人嗃嗃悔

史箴施衿結褵虔恭中饋不聞嗃嗃厲吉婦子嘻嘻

終每喚卿卿世說王戎婦常呼戎卿戎曰婦人卿壻

以卿卿我不卿卿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

卿誰復卿卿試舉梁鴻之案後漢書梁鴻字伯鸞

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白擇對不嫁父母問之曰

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始以裝飾八門後

乃更楷髻著布裙操作而前鴻曰此真梁鴻妻也字
之曰德耀名孟光至吳依臯伯通居廬下爲人賃春
妻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且看冀缺
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于家
之耕左傳季白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
如賓與之歸言于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
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每下床而答拜後漢書樊英有疾妻使
賈怪問之英曰妻者齊嚴整服而如賓晉書何曾閨
也供奉祭祀禮無不答儼整服而如賓門整肅自少
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與妻相見正衣冠相待如賓
已南向妻相見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不過
再三亦聞避世老萊列女傳老萊子逃世耕于蒙山之
見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爲人所制能
免于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委脊而去老萊子乃隨
之而辛榮北郭韓詩外傳楚莊王聘北郭先生先生
隱爲榮北郭曰臣有箕帚之婦願入計之卽謂婦
楚欲以我爲相如何婦曰結駟列駟所安不過容膝
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肉子出而殉楚國之憂可乎

於是遂或穿墉以窺賓世說山公與嵇阮契合金蘭

不應聘常交謂公曰負羈之妻亦親觀孤趙意欲窺之可乎

他日二人來勸公留宿具酒食夜穿墉以視之達旦

忘返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殊不如正當或斷

以度量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或斷

機而勗學雞距集樂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

機曰君子尋師中道而歸何異挽鹿車以何勞漢書

斷斯織乎樂羊子乃發憤卒業挽鹿車以何勞漢書

妻桓少君始歸嫁資甚厚宣曰少君生富貴習美飾

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少君乃悉歸侍御服飾史着短

布衣與宜其挽鹿車歸鄉里拜臥牛衣而亦樂王章

公姑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臥牛衣而亦樂王章

宇仲卿初為諸生學長安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

涕泣妻怒曰京師尊貴在朝廷誰踰仲卿者今不自

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為京兆尹欲上封事奏

大將軍王鳳姜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淪泣時耶

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上果下賈大夫之射雉未足

獄死按牛衣編亂麻為之者

歡娛

左傳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書百里奚

之烹雌

何嫌寂寞

風俗通百里奚為秦相上作樂所賁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撫絃

而歌曰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伏雌炊飯屬又有

今富貴忘我為百里奚因尋問之乃其妻也

殺蠶妾以決謀左傳晉公子重耳過齊桓公妻之公

告姜氏姜氏殺之而告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捐遺

金以成潔

雞師集樂羊子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

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汚知公子之必興左傳

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于野子過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

相國夫子必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子盍早自貳焉

識賊臣之宜絕通鑑侯敏素諂事來俊臣其妻戒之

臣怒貶之後俊當及時以圖功名唐書薛仁貴妻柳

臣敗敏獨免禍氏曰夫有高世之

材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母貪富而害

猛將此難得之時君蓋圖功名以自顯毋貪富而害

家國列女傳陶大夫治陶名譽不與家富三倍妻怒

積殃今子貪富務大以肥提數騎以拔圍妻邵續女

家而侵國不顧後害請去提數騎以拔圍妻邵續女

驍果有父風遐為石季倫所圍妻募死士以拒敵合

單將數騎拔出劉遐于萬人之中募死士以拒敵合

建中末李希烈謀襲陳州李侃為項城令以城小欲

逃歸楊氏曰縣不守則地皆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具

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請募無辭執爨之勞司馬書初

死士賊遂去遷侃為太平令無辭執爨之勞司馬書初

辭仕以風痺不能起居曝書遇雨懿起收家惟一寧

婢見之妻張后恨言泄乃手殺之而自執爨焉寧

惜負薪之力為左衛吳隱之為晉陵太守妻自負薪入

動苦同至若畫眉京兆眉長安中傳京兆尹為婦畫

下七庶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體苟良說

魏荷榮字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

織機中之錦書

賣滔妻蘇氏名慧字若蘭性聰慧符堅時滔拜安南

將軍鎮襄陽攜寵姬趙陽臺以行蘇氏悔恨因織錦

為迴文五綵相繼廣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

言縱橫反覆皆為文章才情之妙超今邁古名曰璇

璣圖以彈陌上之桑名羅敷採桑陌上趙王登臺見

而稅之置酒欲奪焉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

自明其辭有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之思寶釵於徐淑徐淑答夫秦嘉書未奉光儀則寶

句也感破鏡於樂昌樂昌公主相別時破鏡各分其半

約他日以上元賣于都市及陳亡其妻果為楊越公

得之乃為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無復姮娥

影空留明月輝樂昌得詩悲泣不新衣可着世說桓

已越公知之愴然召德言還其妻新衣可着車騎冲

不好着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大怒催使持

去婦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着之

故劍寧忘漢書宣帝初聘許廣漢女卽位後無論

素古詩新人工織素五丈餘將繅來比素新人不如故忍棄糟

糠後漢書光武欲以湖陽公主嫁宋弘試問曰貴易

妻不下堂帝顧更聞貧不下機戰國策蘇秦歸至家

主曰事不諧矣合璧李益有妬病防妻過甚有恨天壤之

王郎世說王凝之妻謝道韞初適凝之甚不樂謂父

過末不意天壤之怨白頭之卓女西京雜記司馬相

中乃有此王郎怨白頭之卓女如將聘茂陵女子

爲妾卓文君作曰頭吟以自絕曰皚如山上雪皎若

窓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又曰悽悽復悽悽

頭女不相離相如感之乃止河魁致大監之驚荆湖

李戴仁性迂緩妻閻氏年甚少與之異室私約曰有

與則見忽一夕聞扣戶聲小豎報縣君欲見大監戴

仁遽取百忌曆燈下看之大驚曰今夜河魁在齋曰

房不宜行事傳語縣君謝別閭氏慙怒而去

干太常之怒後漢書周澤為太常臥疾齋宮其妻哀其老病窺問所苦澤大怒以為于犯齋

禁收送詔獄諺曰生

朱翁子自愧負薪

漢書朱買臣賣薪行歌妻

羞之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矣待

我富貴報汝妻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

遂楊志堅便同行路書求去志堅以詩送之有云金

釵任意撩新髮鸞鏡從他別畫眉此去便同行路客

相逢卽是下山時其妻持詣州刺史顏魯公求別適

公判妻笞二十任自改嫁楊志堅秋胡自爽其行京

秀才餉粟帛仍署隨軍聞者悅服秋胡自爽其行京

雜記魯人秋胡娶妻三日而遊宦三年而還其婦採

桑千郊胡不識而悅之乃遺金一鑑妻曰妾夫遊宦

未返三年未有被辱如許允漫嫌其婦見上四德鄧

無割肉之恩

漢書東方朔為郎伏日武帝賜諸郎肉朔獨拔劍割肉懷去上令自責朔曰受

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抑何壯也便有蒸梨

之懼家語曾子以蒸梨不熟出其妻齊眉之義何居見上梁反目之

占如此易輿脫輻夫妻反目象白

生子附雙生 生女

蓬矢桑弧表男兒之壯志禮記男子生以桑弧蓬矢

乃生設桑弧蓬矢于門左女子設幌于門右犀錢玉果霑座客之華筵蘇東

坡洗兒詞犀錢玉果利市平分霑兆卜熊羆之夢詩

熊羆維羆男祥占崧嶽之篇詩崧嶽高維嶽峻極于天

紱傳書聖人出矣拾遺記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

吐玉書于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故

二龍達室五星降庭微在以繡紱繫
鹿胎指樹老子

麟角及夫子將終抱麟解紱而泣
生焉
商芸小說老子乘白鹿人母胎既生廣顙大自疎齒方口耳有三門鼻有雙柱足蹈五字手把

十文神仙傳老子生而能
亦有夢叶長庚
唐書李白言指李樹曰以此樹為姓

星入懷而**生名英物**
晉書桓溫生未替溫嶠見之曰生遂各白

聲曰真英物也父彝以
郎有緇稱
南都新書崔慎由其為嶠所賞遂名溫

君四十無子為公求之終南翠微寺有僧絕絃五十
子字曰緇郎
南史王敬則母為女巫常謂

即崔徵也
胞傳紫色
人曰敬則生時胎衣紫色應

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為人吹鼓角可矣敬則
年長而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性惆

儻不羈好刀劍後
丹山威鳳之毛
世說王丞相子劭封為尋陽郡公

大奴固自有鳳毛父謝鳳子超宗
渥水麒麟之骨
韓善文詞帝賞曰超宗殊有鳳毛

之云李賀之生也如渥水麒麟其骨格當自有神

玉燕自東南飛來投懷中喜玉燕之來投天寶遺事張說母夢

而有孕遂生說後為相訝靈禽之飛集南史徐陵母臧氏夢

五色雲化為鳳集左眉上已而誕陵焉時有寶誌上人

者世稱有道家人攜以候之寶誌摩其頂曰天上

石麒麟也謝庭之玉樹芝蘭世說謝安問子弟亦何與人

如芝蘭玉樹欲王氏之神仙宗伯真仙通鑑王遠知

其生于庭階耳有娠又聞腹中啼聲僧寶誌曰生子當

為神仙宗伯後心通至道為少宗仙伯或身繞絳霄

丙傳關尹喜母夢絳霄或神鋪金席林邑記東邑王

流遶其旁遂生尹喜或神鋪金席陽邁其母懷之

夢神鋪金席于地上兒詠采芣於周南詩序芣苢婦

落地席上金光照耀詠采芣於周南人樂有子也

必徵蘭於燕姑左傳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

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與之蘭瑤環瑜珥真是佳

而御之曰妾幸而有子敢徵蘭乎瑤環瑜珥真是佳

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與之蘭瑤環瑜珥真是佳

而御之曰妾幸而有子敢徵蘭乎瑤環瑜珥真是佳

兒韓昌黎集瑤環瑜珥蘭虎豹鳳龍俱非凡質南史

綽曰王家一門優者龍鳳劣猶虎豹至若和家三美五代史和峴宰相

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凝喜曰我盧氏添丁盧同傳

生平美事三者并集名曰三美子有不凡之號汝南先賢傳陳

役也集有添丁詩父齋書詣薛勤勤顧而察之明日造焉父出逐勤兒

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聞如馨之稱晉書王濛字仲祖美姿容嘗覽鏡自照

猶言五色明珠初授南史宋樂史母夢異人授五色

如此七枝秀草齊生傳登錄西域有七枝秀草若羅樓中

印綬魏書張奐為武威太守妻方孕夢印綬登樓而

然天際旗鈴梁書任昉母書臥夢五綵旗蓋四角懸

而有孕古曰必石浮泗水北史高琳母嘗襖泗濱見生才子遂生昉

日夢人謂曰此浮磬之精若保盆墜流星晉書桓玄之必生令子俄而有孕生琳

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于月下見一流星墜銅盆中水忽如二寸火珠炯然明淨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

之遂有楓生腹上唐書張志和母夢楓腸遠吳門吳孕生玄

註孫堅母妊堅夢腸出遠吳閭門執香爐而生弘景告鄰母曰安知非吉證也遂生堅

雲笈經陶隱居初生母夢日精在懷二天人手執金香爐降來至其所已而有孕是生弘景

練而產虞升後漢書虞升初生有物若匹練青箱傳

業宣室志沈約指其子謂陸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慧好讀書因以青箱名之欲傳吾之學也藍

玉懷珍江表傳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辨論應機莫與為對孫權見而奇

之謂瑾曰藍田不羨充閭之慶晉書賈充始生父達生玉真不虛也

因字公閭注古今貴顯者賀須符跨龍之名東坡答

客充滿門閭故以是祈之書在定州日作松醪賦今寫寄擇等庶開發後生妙

思著鞭一躍當撞破烟樓吾子邁文頗有父風咄咄

皆跨龍之興魏王朗雜箴云家人有嚴君焉井龍之

謂也是以父喻井龍或云龍上有釜故子過于父為

跨聞說於菟生於老兔東坡賀弟轍生子詩舊聞老

菟蓋子由係卯生何須新婦定配參軍世說王渾妻鍾

其子名虎兒生子如此足慰人心妻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未諳

軍生子故不翅如此按參軍謂渾中弟淪也

脫虜之占晉書索充夢脫虜上衣索統曰虜字去且

免弄麀之誚職林太常少卿姜度誕子李林甫手書

誰云此事無勛直得當筵一笑世說晉元帝生子普

無勛猥蒙頒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勛又南唐

時宮中嘗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數深愧

讀書類賦卷十二 性野

無功李主曰此雨乃湯餅筵開唐書明皇王后恩寵

事卿安得有功日三郎獨不記阿忠脫新半臂換一斗麵為生日湯餅

錯寫弄麝書參軍新婦賢相敵阿大中郎喜有餘又

麟按三朝會曰洗兒錢竟唐書明皇賜不離保母便

湯餅濕麵也識之無唐書白居易七月保母展書指試設醉盤

能提戈印潛確類書周歲陳設曰醉盤醉音醉周

百玩羅于前彬左手提于戈右手持始憐香水之雛

粗豆斯須取一印後果為樞密使相始憐香水之雛

樂天詩洞房門土掛桑弧香水盆中浴鳳果是渥洼

之韓退之云李賀之生也如渥水驥驥骨格當自馬有神黃山谷詩不騰渥水稱神駿應出岐山作

討雙生

亦有孿生之子

戰國策孿子之相似唯其母知之按孿雙生也

自然八士之

羊論語周有八士註一

母四乳而生八子也

未之刺難分兄弟之行

宋李易安賀人孿生子啓無

之秀既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刺雙璋錦挑

對祿註任文二子孿生德卿生于午道卿生于未又

張伯楷仲楷兄弟

既聞姝茂亦有鬻賈

形狀相似無二

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爲弟或曰居上

者宜爲兄居下者宜爲弟居下前生令宜以前生爲

弟時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座二子曰囂曰良

以卯生囂以巳生良則以囂爲兄以良爲弟並以前

生者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公羊傳古人尚質

雙生以後生者居上取以爲兄又許釐莊公一產二

女曰姝曰茂並以前

已驗繫繩於白汲

詞註白汲兄

生爲長取爲兄焉

弟雙生母不

黃子貢武卷十二附雙生

七

能辨以五采繩一更訝賜帛於黎陽後漢書黎陽氏
繫于臂一繫于足
 女勅賜乳母穀女勅賜乳母穀
 帛以為休祥帛以為休祥
 女男為人臣女為人妾女男為人臣女為人妾
 故各男曰围名女曰妾故各男曰围名女曰妾
 名鏗陸佟氏之子陸終娶鬼方氏之女孕而名鏗陸佟氏之子陸終娶鬼方氏之女孕而
 不育三年啓其母左脅三人出右脅三人出不育三年啓其母左脅三人出右脅三人出

附生女

祥徵玉勝南史齊高帝劉皇后母
 桓氏夢吞玉勝而生桓氏夢吞玉勝而生
 兆叶翠雞兆叶翠雞
 翰林府名翰林府名

母浣帛于溪有明珠射體感而孕又夢有母浣帛于溪有明珠射體感而孕又夢有
 翠雞五色自空飛下久而化為鶚飛去翠雞五色自空飛下久而化為鶚飛去
 宜施申佩宜施申佩

禮記女子生設悅禮記女子生設悅
 可作門楣可作門楣
 楊妃外傳楊妃外傳
 唐玄宗宗朋立唐玄宗宗朋立

御史大夫銛鴻臚卿女兄弟韓國號國秦國三夫人御史大夫銛鴻臚卿女兄弟韓國號國秦國三夫人
 一門貴盛時謠曰男不封侯女作妃一門貴盛時謠曰男不封侯女作妃
 看女却為門看女却為門

梁有之為勝看鳴環佩梁有之為勝看鳴環佩
 保母進退則鳴五珮環保母進退則鳴五珮環
 先帶先帶

繫禮記內則毋金盤綳子翡翠真珠唐張謩岐王宅詩玉女貴

如生嬰嫋始發聲金盤浴末了綳子繡初成翡翠能

書紫石莫覓銀魚豐寧傳白樂天女金鑾十歲忽書

紫石欲開文士傳遂撒以勒之又白樂天漆室曾憂

太子韓詩外傳魯漆至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鄰

木蘭可作尙書列女傳木蘭代父征戍十二年而歸

用尚緹繫救父吏記太倉令淳手意無子生五女有

急無所益其幼女緹繫上書願入官為婢女涓捐軀

以贖父罪文帝憐而赦其父為除肉刑

韓詩外傳趙河津之女曰女涓簡子南擊楚津吏醉

渡母穢者少一人女懷拳操織遂渡豈特李氏平陽

黃真氏卷下二冊生女十一

李白詩小左家嬌女左思有嬌女詩文姬則誰解聽絳道蘊

則空能詠絮注見才女篇小可慰情陶潛詩弱女雖非男生情良勝無大

惟憐壻而已哉古樂府小憐母大憐婿何不早嫁論家計

舅甥爾雅旦母之舅弟為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

元舅曾聞申伯詩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送舅曰至渭陽詩我

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詩序渭陽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南史謝重王胡之外

孫也於諸舅敬禮多闕重子綯袁湛之甥也嘗于公座戲調其舅湛不堪曰汝父輕舅今復加我可謂兩

世無渭陽情綯有槐色世說魏明帝為外祖築魏館侍中繆襲曰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曰渭陽魏舒

宅相晉書魏舒字陽元少孤為外家寄氏所養寄氏起宅有相者曰此宅合出貴甥舒曰吾當為外

家成此宅相後阿士文章南史劉孝綽七歲能文舅舒位至晉卿王融深賞異之嘗與同載

適親友號曰神童融嘗曰天下文章何無忌則酷似

若無我當歸阿上阿士孝綽小字也何無忌則酷似

其舅晉書桓玄開義軍起大棋曰劉裕一世之雉勇

似具舅共舉人呂道貴則自詡為皇帝從舅也凡與

事何為無成人言自王衍見譏於羊祐晉陽秋王夷甫十七見從

稱皇舅王衍見譏於羊祐晉陽秋王夷甫十七見從

祐不然之夷甫拂衣起祐謂賓客曰此人必將殷浩

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殷浩

素賞夫韓康伯少白標置居然是出羣之器浩被廢

徙居東陽韓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清側詠曹

顏遠詩云當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便信

小園賦韓康神采既推江總蕭勸鍾愛謂口爾神采

英授知名風韻亦有王郎南史梁王筠清潔好學沈

當出吾右僕射張稷曰玉郎非惟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

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輒娛笑雅此一條不

能酷嘆柴荆之欲別杜甫送舅詩賢良歸盛族吾舅似

甥泥塗豈珠玉懷珩但柴荆衰老悲人世羨珠玉之

在旁世說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八市見者皆以為玉人王濟字武子玠之舅也每見玠輒嘆曰珠

玉在旁覺我形穢又嘗語人口與玠曰下既稱無對

同遊問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曰下既稱無對

梁晝陸杲字明霞好學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洛中

舉止頗相類時人稱之曰無對口下惟舅與甥洛中

偏自成雙台壁劉煥字慶孫弟琨字越石並為尚書郎郭奕之甥也名著當時京師為之語曰

洛中奕奕詠閒居而蒙賞南史謝貞字元正幼聰敏八歲嘗為春日閒居詩從

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至如乞別墅而增傷晉書謝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安與姪

京瞻墅顧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卒曇輟樂彌年行

不由西川門路因大醉不覺至州門因悲感以馬策

耶屏詠曹子建詩生存華屋亦有曾蘭同梅世說謝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世孫也舅阮孝緒嘆曰此兒在家則曾孫吳可語唐

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名之曰蘭李靖字藥師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惟取史書梁

嘆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樂竊其舅宗慤嘗陳器物試諸甥時竊尚幼所取惟

書又取史傳使讀竊累讀具舉所記宗慤益奇之

如披雲霧批史齊李綖字敬交神情朗俊舅刑晏嘆

甥豈若輕薄玳瑁之詩怨身不薦作謗詩曰夜入真

珠室朝遊玳瑁筵按豪縱珊瑚之樹世說石崇王愷

真珠牛公侍妾名也甥也每助愷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馬草木以蒙世說衛江州在

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玉不畱行一斤此人便去緣月

季弘範聞之曰家舅刺薄乃復驅使草木耶且而藏怒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為第一延

之為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武聞之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

家月旦斯雖有自出之親左傳晉侯曰康公我之自故耶妹之子固未盡彌甥之禮左傳季康子由以肥之得曰出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解曰彌甥

女壻

亦曰女倚亦曰嬌客

亦曰半子

畫屏初射雀

唐畫高祖寶皇后父毅嘗謂妻曰此女有奇相何可妄與人因畫二孔雀于屏

間請婚者射二矢陰約中目則得之射者閨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各中一目遂歸之女壻近

乘龍

楚國先賢傳黃憲李膺俱娶太尉桓焉之女時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謂得壻如龍也杜甫詩

門闌多喜氣女壻近乘龍周仲士議親啓秦樓年少吹簫此時已經跨鳳晉殿風流傳粉他年可擬乘龍

買犬方隨婢

晉書吳隱之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牽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

者至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牽羊正學農

南史王敬弘以女適孔淳之之子遂以烏

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便盡歡其飲訖暮而歸或怪其如此答曰固亦農夫田婦之禮也桐葉詩中先許起樓上倚欄有大桐葉飄墜上一日秋風四翠斂雙蛾為鬱心中事桐葉下庭除知我相思意侯貯巾箱凡五六年方卜任氏為婚嘗諷此詩任氏曰此是妾幼時詩君安得知侯桃花洞裏初逢續齊諧乃出桐葉示之果任氏書也木桃花洞裏初逢記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迷道見二女顏容絕妙邀過家設酒行夫婦之道有仙客持桃來慶女壻任半年還家已後遂由來半子分唐書德宗以咸安公主嫁回紇失所在由來半子分紇可汗帝御延喜門見回紇使者是時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為兄弟今壻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劉禹錫文乃命長嗣為君全倚丈人峯名丈人峯今世俗呼人婦翁為令半子岳妻之伯叔父為列岳因此神仙傳泰山有老父失其姓名今人稱父翁亦曰泰山不知何據或者出此誰以傳訛耳孫持正曰俗呼妻父為岳丈以泰山有丈人峯丈人觀似亦有理而呼妻母為泰水此何義

耶然晉樂廣乃衛玠妻父俗所謂岳丈或當云樂丈耳

美如曲逆

史記富人張

而夫輒死人莫之敢娶員欲以嫁平妻不欲員曰安

賢似梁鴻

後漢書孟氏女曰欲得賢果獲麒麟之駿

三十國春秋刺史杜廣初為劉景廐卒以馬肥良引

為直士侍立通夜未曾休倦景執其手曰吾久負賢

者謂妻曰為女求夫三年不何妨鸛雀之容晉書裴

州泰軍刺史韋說有女擇所宜歸登樓見人于後園

有所匿藏訪之吏曰叅軍裴寬居也說問狀答曰適

有人以鹿為餉不敢自欺故瘞之說嘆異乃引為按

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當求佳婿今得矣明日

集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衣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

呼為碧鸛雀誥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公侯妻也何以

貌求人卒妻寬誰為女倩更記淳于意傳黃氏諸倩

後果官至尚書誰為女倩更記淳于意傳黃氏諸倩

為倩言可致過婦翁為吏過婦翁不過從兒飯有諸

假借也

對曰臣之三若乃隔幔牽絲天寶遺事郭元振少美娶皆無妻父元振曰知公有五女未知孰醜張曰吾女各有姿色卽不知誰是匹偶使五女各持一線幔前使子取便牽之元振欣然從命遂東床坦腹世說郗鑒使門生牽一紅絲線得第三女東床坦腹求女壻千王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唯一人在東床坦腹獨若不聞鑒曰此真佳壻及訪之詩得津梁談藪宋謝師厚爲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詩曰吾得壻如是足矣黃往求之然黃詩卒從謝公得句法故山谷有詩曰自往見謝公論詩得津梁

書偷玉

由談藪楊玠娶傳陵崔季讓女崔家富圖籍殆將萬卷成婚之後頗亦遊其書齋旣而

告人曰

崔氏書被人盜盡曾不之覺崔清旣如冰潤

還如玉

晉書樂廣字彥輔人謂之冰鏡衛玠是樂廣壻並有海內之名裴叔道嘗稱之曰婦翁冰

清女壻

蘇舜欽雅擅文章宋史杜祁公衍旣貴有女玉潤其夫人鍾愛必求佳壻衍

以為文章器業為天下第一
皇甫泌或耽蒲博青箱

無如蘇舜卿乃以女妻之
畢士安之婿皇甫泌少時惟事蒲博士安累欲面奏

使加貶斥方啓云臣有女婿皇甫泌適邊庭有報不

暇數陳他日又欲面奏上遽還內遙謂曰卿累言婿

得非欲轉官耶可與轉一資畢不敢辨唯而退即轉

殿中**王鐸**則呵氣成雲谷璧王鐸為辛果下偏碑一

高數丈若匹練之衝雲果謂伯珪則美姿拔俗魏書

妻曰此極貴相以女妻之
璿字伯珪為郡門下書佐美姿儀程顥以老成見奇

性辨慧侯太守奇其才以女妻焉
宋史明道先生程顥十年能為詩賦十二三羣居庠

序中如老成人故戶部侍郎彭思永至學舍一見奇

之許妻**富弼**以修謹自足筆錄晏元獻判南京范希

以女一及笄君為我擇壻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
曰吾一女及笄君為我擇壻范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

皇張為善皆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
疎俊晏即取富皇為壻
後改名弼即鄭公也
雷詩白是驚人谷璧韓魏公

臣謁見其門吏報曰太祝方寢清臣為絕句曰公子
 乘閒臥絳厨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
 說當時吐哺無魏公見其詩曰投卷幾同抱璞
 吾知此人久矣竟為當時之選
 李朝尚書牧江淮郡日進士盧儲投卷來謁李禮待
 之置文卷几案間赴公宇視事長女及笄見文卷尋
 釋數四謂小青衣曰此人必為狀頭李公聞之深異
 其語乃納為婿來年果狀元及第纔過殿試即赴佳
 姻作催粧詩曰昔年將去玉京遊第一仙人遊青桂
 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會早教鸞鳳下粧樓
 之宮詩話袁筠娶蕭安女言定未幾而擢第羅隱贈
 迎歸丞相府誇映秀土羣繡芙蓉之褥杜詩屏開金
 鳴鸞桂樹間觀者何紛紛
 芙蓉賭文簫之駕采鸞詩話文簫抵山西嗜一妹歌曰
 永鸞自有繡孺并甲喜碧雞之依蓮幕合璧蔡君謨
 帳瓊臺不拍雪霜寒
 姑清源君已而赴漳南幕常之曾祖通議贈詩曰藻
 思舊傳青管夢哲科新試碧雞才作依仲寶蓮花幕

讀書事蹟
 武參
 女塔
 生

更下溫郎嘆子立之窮窓蘇東坡印王子立詩君窮

註子為密州子立未嘗相識忽告其同舍生曰笑丁

吾夢為密州督何也已而果以子由之女妻之問五

儀之眇目魏畧太祖以丁儀令士未見欲妻之問五

目俱盲亦當與女况但眇吾兒悞我亦有章臯疎曠

苗氏知人特選進士章臯許之臯性疎曠延賞竊悔

由是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待之益厚臯辭東遊後

五年臯持節西川代延賞改姓名作韓翃人莫敢言

至大回驛人告曰代相公者章臯并韓翃苗氏曰必

章郎也延賞曰章生必填溝壑豈能乘呂範風姿吳

吾位乎次日果章臯也延賞慙懼潛遁呂範風姿吳

呂範少為縣吏有姿容求富家劉氏女母弗蘇君子

與女曰觀呂子衡寧久貧賤耶遂與為婚蘇君子

酒宋史蘇舜欽在杜祁公館舍每夜必求酒一斗杜

祁公密窺之見方看漢書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杜

未足多也因賞其姚合能詩唐書姚合有詩名李頻

器量遂以女妻之姚合能詩亦能詩走千里丐其品李頻

題合大加獎張垺曾誇珍玩李肇國史補張垺尚公

以女妻之誇于同列張淑謂之曰此乃婦翁鄭鑑獨着緋衣西

與垺非天子所以賜學士者也鄭鑑獨着緋衣西

雜俎張說女壻鄭鑑木九品封禪後蜀遷五還錢者

品兼賜緋衣黃幡綽曰此乃泰山之力也裴顏

裴顏女壻言王戎女適裴顏貸錢數萬久而未還歸產

者孝基之富人死盡以家財付孝基久之其子丐于

途孝基惻然使灌園管庫之然而韓何曾祖史記張耳

覺馴謹即悉以財產歸之祖長女魯元公主祖韓帶已全禪谷璧張安道未嘗

月上食體甚卑有子壻禮帶曰吾享君未聞壻快魏

賜敢不敬乎子白食某之食禮不可也遂妻先誚翁癡

畫郭瑀有女選壻意在此者延明奮衣而坐曰延明其人也

覓一快壻誰坐此者延明奮衣而坐曰延明其人也

之遂妻先誚翁癡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

責厚頁式卷十二女壻

至廳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斯皆自恃為嬌

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

客東坡詩王郎非嬌客未肯比例於翁兒通鑑陳後主曰婦父乃是

女婿奈何不敬婦翁翁比女夫乃是兒例

附友婿俗呼連衿爾雅江東呼同門為僚婿

為亞之稱爾雅兩婿維私之誼詩譚公維私注喬分

大小吳志周瑜字公瑾為中護軍從孫策攻皖得喬公二女皆國色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策謂瑜

曰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左傳晉公子重耳隗分叔季奔狄狄人伐唐咎

吾二人為婿亦足為歡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之公哀侯不禮息侯左傳

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哀侯不禮息侯左傳哀侯不禮息侯蔡哀

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自伐我吾求救于蔡而子路豈同彌子孟子彌子之妻與受伐之楚子從之

辱每為家貧

合璧嚴助侍宴上問所欲對曰家貧為友胥所辱願為會稽太守生隙

常因黨異

合璧王懿恪歐陽文忠同為薛簡肅公子昏後文公為參政吏擬封懿恪僕射文忠

曰僕射宰相官也拱辰非曾任宰相者改東宮官以至拜宣徽使終身不至執政蓋懿恪主李文靖文忠

公主范文正

蕭郎則位極人臣

合璧蕭嵩與陸象先為僚婿宣州夏榮善

其黨不同云相謂象先曰蕭郎十年位極

庾氏則恥為屬吏

合璧謝誨

人臣然不及陸郎一門盡貴庾登之俱曹氏婿謝為荆州刺史請登之為長

既兄

弟而成婚姻

世說郭逸有二女長女妻崔浩次女復妻其弟詩曰兄弟婚姻無胥遠矣亦

姊妹而為妯娌

合璧崔休弟之子慤字長謙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為子陵

求尚之次女日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為妯娌尚之感其義于是同日成婚宜思姻婭之

親

詩瑣瑣姻婭接

無忘連袂之義

潛確類書范仲淹鄭戩皆自小官布

衣選配李參政昌齡女爲連袂按連袂者如衣衽之
相連也又李晉卿有二女其子與岳州判官王樂道
布衣滕元發相善李死與家人語云長女配樂道次
女配元發二壻足矣二人遂皆連袂次舉元發登科
不日相繼翰林遂爲兩府世傳李氏女多貴

雜親

盧李之親

唐詩李益盧綸外弟兄客齊隨筆李益盧

蘇程之戚

蘇東坡上表弟程德孺生日詩仗下千官

舅壽骨遙知是弟兄又東坡有送表弟程懿叔赴漕

詩送表弟程六知楚州詩又有同王輔表兄遊白水

山阮千里之彈琴晉書阮瞻字千里讀書不甚研而

彈琴終日達夜無忤黃直卿之會良黃直卿序北山

色不可得而榮辱鄭子恭而告之曰吾從母昆弟皆葉出也葉氏昆弟

猶吾從母之昆弟也凡三姓四家雖所系不同自吾

猶吾從母之昆弟也

外祖父母以來一本而已今欲約以歲正月之十日
六月之二十日會于天寧之浮圖人具酒肴合而飲
食之共為娛樂抵掌劇談于外家之寶偏多世說草
是重親戚厚風教豈不善歟外家之寶偏多述父景
駿元行冲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嘗載書數車自隨
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冲異之試與前世事熟
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授內弟之喪誰執谷璧文
紙輒就行冲曰外家之寶也內弟之喪誰執中子有
內弟之喪不飲酒食肉郡寄來蜀茗白樂天詩金花
人非之喪以上表兄弟乞得檳榔南史劉穆之少
畫羅裙任嫂裁嫁得黔婁乞得檳榔貧好往妻兄江
為妹婿可能空寄蜀茶來乞得檳榔貧好往妻兄江
氏乞食多見辱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
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饑何須
此後穆之為丹陽尹乃令厨人王茂弘呼何充以塵
以金盤貯檳榔一斛以遺之王茂弘呼何充以塵
尾谷璧何充廬江人王導妻弟之子王導早為顯官
尾充嘗詣導舍導以塵尾指床呼充共坐曰此是君
座也後充楊沙哥引崔嫂以油幢楊汝士以戶部檢
亦為顯官楊沙哥引崔嫂以油幢

校尚書鎮東川白樂天郎其妹婿也時樂天以太子少傳分洛戲代內子賀兄嫂詩曰劉剛與婦共昇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似沙哥領崔嫂碧油幢引向東川沙哥汝土小字也笑右軍之高致徒見二謝而傾筐世說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履見汝輩來平平耳汝可無煩復往也以上妻黨袁家二妹世說袁彥道有一適謝仁祖語桓溫云劉家三妹見才女篇班大家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之救兄漢書曹壽妻大家班超之妹超為都護在絕域年老思歸上疏言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八玉門關妹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兄超延命沙漠三十餘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帝感其言乃徵超還李文姬之養弟漢書梁冀殺李固固少子燮字德公姊文姬賢而有智謀匿燮乃告父吏王成曰君執義于先公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之休戚在君矣乃將燮東下得全屈平既有女嬃離騷女嬃之嬋媛兮申中其詈予注女嬃屈原姊也聶政非無賢姊史記聶政

爲嚴仲子殺韓相俠累因自快眼出腸以死韓取政
尸暴之于市購之曰有能言殺俠累者與千金政姊
嫪聞之乃伏屍哭曰是軹深井里聶政也妾奈何畏
殺身之誅滅賢弟之名乃三躍呼天遂死于政旁
至若鮑令暉南史鮑令暉昭之妹也歌詩清巧昭嘗
答武帝云臣妹才自亞于左芬臣才不
及太冲耳昭又有**辛憲英**三國志注衛尉辛毗女憲
英適泰山羊耽弟敞爲曹
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出閉城門魯芝將爽
府兵斬關而出呼敞俱去敞問憲英曰太傳此舉不
過誅曹爽耳爽之才非太傳敵也敞曰然則敞可無
出乎曰安可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從衆而已敞遂
出事定敞歎曰吾不**不櫛進士**南楚新聞關圖有妹
謀于姊幾不獲于義
一進士所**絕代佳人**漢書李延年妹有絕色延年侍
恨不櫛耳
見之實妙麗善**或能臨書**合璧李尚書公擇之妹能
舞由是得幸
吹笙仙子下緱山**或解鼓琴**史記石奮對高帝曰家
更能遇物寫形似

美**燃鬚之誼**唐書李勣性友愛其姊病必親為燃火

人**燃鬚之誼**煮粥人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為自

苦**如此勣曰**豈為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分秩之榮**宋

勤**亦老雖欲數為姊煮粥復可得乎**史

使**彦達為益州刺史攜姊之**豈特名齊道蘊才敵左

鎮**分祿秩之半以供膳之**禮王者姊事月李義

茶**共見才**空稱月姊**山詩月裏寧無姊**僅號內賓

而**已哉**儀禮有司徹曰主人洗獻內賓于**殷謝名家**

世說袁彦道二妹一**王**道術**南史晉御超為臨淮**

適殷浩一適謝仁祖**王**道術**南史晉御超為臨淮**

邁世修黃**自可貸錢**郭林宗別傳林宗家貧遊學無

老之術**自可貸錢**郭林宗別傳林宗家貧遊學無

臯從師授業併日而食衣不蔽形富以**何勞頭責**世

益幅自幃出人入則護前出則掩後**何勞頭責**世

注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友有秦生者雖是姊

夫之尊少而狎焉同時好暱有溫顒輩繼踵登朝而

此賢身處陋巷因秦生容貌之盛**梁氏節姑**列女傳

為頭責之文以戲之**梁氏節姑**列女傳

姑者其室失火八取兄子輒得已子魯國義姑列女
乃自赴火而死君子曰可謂節姑
攻魯見一人攜一兒抱一兒及軍至乃棄抱者而抱
攜者問所抱者誰子曰兄子也所棄者誰子曰已子
也齊君曰魯有婦人猶持節行況朝廷乎智能散寶
遂回軍魯侯聞之賜以束帛號曰義姑
漢書呂祿姑樊噲妻也因其姪棄軍大怒乃兆卜張
悉出珠王寶器散堂上曰毋為他人守也
孤左傳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姝之睽史騎
蘇占之曰不吉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馬
驢而追胡婢姑當遠移將婢去仲容知之借客驢著
重服追之累騎而返曰人披扇而認老奴世說溫嶠
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
劉氏家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婿嶠自有婚
意答曰佳婿難得但如嶠如何姑曰何敢希汝也他
日報云已得婿矣門地粗可婿身名宦盡不減嶠因
下王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
掌大笑曰我固疑嘗食為諳姑食性王建新嫁娘詩
是老奴以上姑

手作羹湯未諸姑扶床莫嫁似兄夫古樂府新婦何來時小姑始扶

食性先遣小姑嘗床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迴頭未肯為炊戰國策

語小姑莫嫁似兄夫以正姑未肯為炊蘇秦歸

至家妻不下殊多轍金漢書高祖微時嘗與賓客過

機嫂不為炊其嫂食嫂厭叔佯為羹盡轍

釜客已去而視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卽位獨不封

其子太上皇為言高祖曰為其母不長者封其子為

頡羹食糠之謂何堪史記陳平與兄伯居伯嘗繼平

侯嫉平不視家產曰食糠覈耳有叔捉杖之情何苦世

如此不如無伯聞之遂棄其婦王澄字平子衍季弟也衍妻郭氏性貪鄙欲令婢路

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為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

太夫人臨終以下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更有隔紗

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踰窓乃免施幃解

聽講鄴洛鼎岐記盧虔後妻元氏升堂講老

園世說王凝之妻謝道蘊獻之與客談不勝謝遣婢

曰欲與小郎解圍乃施青紗步幃自蔽與客談客

不能馬伏波之盡禮豐後漢書馬援敬事王禹玉之必

容孔疏王珪字禹玉事寡長養東方朔漢書東方朔

失父母長誰誣直不疑疑曰狀貌雖美善盜嫂不疑

曰我無兄妯娌之好娣姒之稱爾雅長婦謂惟婦為

娣婦今或介婦冢婦先生後生禮記內則介婦請于

云娣婢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娣姒猶兄弟

也爾雅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娣後生為娣鄭云同出

謂俱嫁事一夫也事一夫者宜學郝家之法世說王

以已先生為娣後生為娣宜學郝家之法渾妻鍾

氏字啖弟湛妻郝氏皆有德行琰雖門高與郝氏相

親愛郝不以賤下琰啖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

之禮郝夫莫嫌蕭氏之姻通鑑唐高宗太后以薛顯

人之法莫嫌蕭氏之姻妻蕭氏及顯弟緒妻成氏

非貫族欲出之曰我女豈可與田舍女為如

娣耶或曰蕭氏瑀之姪孫國家舊姻乃止

廣事類賦卷第十八

無錫華希閔預原著

門人尤紳邦英叅

交際部 師弟 朋友

師弟

古之魁士名人必有名儒師傅昌覽勸學篇不廣學而能為魁士名人者

未之有也班固西都賦名儒師傳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既負笈而祛衣漢書蘇章

負笈追師不遠千里陸笈書箱也韓詩外傳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之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

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吾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謹聞命

矣祛衣遂扣鐘而鳴鼓則大鳴小扣則小鳴謝承後往受業

漢書董春字紀陽少好學師事王君仲授古文尚書

後詣京房授易後為師立精舍遠方門徒學者常數

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通入槐市以橫經華山

堂下橫經捧手請問者百人遊杏壇而稽古家語孔

嶽西北有槐市云楊震講學授徒成市其處多槐故號焉

子習業子杏壇之下後漢書桓榮明帝時為師傳以

所賜車馬陳於庭謂諸生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

道在發蒙易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又發蒙利用刑

禮宜博諭禮記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

循循善誘不然後能博諭博諭然後能為師注博諭言

拘一塗也嗤鬼谷之蘇張晉平公時人蘇秦張儀

從之學授捫闔之術十二章轉羨河汾之房杜唐書

九法篋二章二人遂精於遊說字仲淹北面受學者皆當世偉人房玄齡杜如晦皆

其弟子隋書文中子講道河汾著六經按王通號文

于鼓琴吹笛之風後漢書馬融善鼓琴好吹笛才學

高博學為世通儒教授生徒以次

相傳當有十數涿郡盧秦雅歌詩之趣合璧胡安定

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但附近於朱藍漢紀童子魏照求

首善堂內相與奏但附近於朱藍師鄭泰供給酒掃

雅歌詩乙夜乃散但附近於朱藍得本無煩於

泰曰當精講義何勞相近照曰經師易得本無煩於

人師難求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於朱藍本無煩於

夏楚禮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注夏山楸木楚

為模為範楊子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

露以木曰模以竹曰濟濟初潘岳閒居賦初南

範皆所以成器者濟濟初潘岳閒居賦初南

郭東陵之曰列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反居南郭從

外立學聚生徒謂之南學王智深宋紀上詔西河北

徵士周勣於東陵立學裹糧受業者百餘人西河北

俗生徒相尋數一百人國相孔融深敬立
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廣其門曰通德門

史記鄒子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
子之禮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

記介琰吳先主時從者來云從其師
日羊公入東海吳主留琰乃架宮廟

禮記請業則經師人師見上朱絳帳列傳經之弟子
起請益則起經師人師見上朱絳帳列傳經之弟子

漢書馬融教授諸生常有千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
校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簫有人其室者

玄亭有問字之英奇也漢書湯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
也劉案嘗從雄學作奇字家素

貧嗜酒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嘗從
雄居受其太玄法言劉禹錫陋室銘西蜀子雲亭育

門高隱羣苑伊川先生隱居龍門止四方學者曰真
所聞行所知足矣不必及吾門也又登龍門

為李鹿洞清規羣苑唐李渤與弟涉俱隱廬山養一
麋事鹿洞清規白鹿南唐遇學館以李道為洞主掌

其教授又宋朱子與陸象山講學於白鹿洞
或坐風而立雪語錄朱光庭

道先生程顥於汝州歸語人曰在春風中坐了一月
涪陰記游酢字定夫楊時字中立見伊川先生程顥
顧曰二子尚在此乎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乃亦獻

栗而裁衣

漢書賈逵通經來學者不遠千里廣有贈
獻積粟盈倉或曰逵非力耕乃舌耕也唐

歸崇敬傳學生謁師贊用服修一束酒一盞衫布一

裁色如師所服師坐乃發篋樞衣前請聊爲說大畧

辨香宜祝

陳后山詩向來一瓣香敬祝曾南
辛南史范縝從沛國劉獻學芒屨布衣獻門

爵多車馬貴游縝並無愧及長博通經術

民生在

二國語欒子曰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

親拜淳于師術有四孫卿子曰師術有四尊嚴而揮

岐於牀下

術有四也耆艾而信也誦說不凌也知

微而**未愧舌耕**

見上獻寧嘲腹笥後漢書邊韶字孝

論也

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邊潛聞

黃事類賦卷十八師傳

三

思經事寐與周公同夢靜與孔善蛙充饌而何嫌黃

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魚蛙

谷戲答史應之詩歲晚亦無雞可割庖蛙鶴雀銜鱸

前鱸存香醪以應之常為童子師故云鶴雀銜鱸

而送喜後漢書楊震字伯起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

有鶴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口蛇鱸

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其自此

升賜宴月池之上翼贊堪誇谷璧唐高祖鎮太原引

矣王太宗即位賜宴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胤

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

乃王天下計臣之功誦書帷帳之中烽煙寧避東觀

過於先聖帝為之笑誦書帷帳之中烽煙寧避

張奐出使外國休屠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遂燒度

遼將軍門炯人相望兵將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

帳中與弟子誦書自勤龍畔之隨

若軍士稍頓以安勤龍畔之隨

文尚書家甚貪牧豕於澤中從盡北面之禮世說賈

其學者皆執經塵畔以追隨之

盡北面之禮世說賈

其學者皆執經塵畔以追隨之

盡北面之禮世說賈

其學者皆執經塵畔以追隨之

中子十五爲人師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矣然白
首北面豈以年乎梁書執經下座北面受業唐書崔
日用與武甄言春秋疑義甄條或入海而探珠類書
舉無留語日用曰吾請北面
邴原欲遠遊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康成
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
乃舍之躡屨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丘也原曰人各
有志所向不同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探珠者
豈可以登山者不如海之深入海者不如山之高哉
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則君以僕爲西家之愚夫矣
家語西家有愚夫不識孔子爲亦開門而成市類書
聖人乃曰彼東家吾知之矣
沈麟士隱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之士數十百人各
營室宇依止其側時人語之曰吳差山中有賢士開
門教授執經問義事若嚴君李栖筠傳河南崔冲吳
成都市執經問義事若嚴君何圓等起拜學官爲之
師表執經問義遠邇慕至徒數百人魏書常爽門
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立訓甚嚴有勸罰
之科諸弟子事支筐擔囊不辭曲士學記入學鼓篋
之若嚴君焉豈孫其業也注始

入學擊鼓警衆乃發篋以出其所習之業也谷璧吳商學通五經百氏四方學者瞻囊負笈不可勝數柳宗元書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曲木師儒之席不拒曲士下董子之帷漢董仲舒爲博士下帷以講弟子紹濂溪之祕宋史明程顥字伯淳伊川先生程頤字正叔少侍父珦通守南安軍時濂溪先生周惇頤茂叔爲理曹椽相從講學遂能紹千講學千人漢書牟長爲博士諸生講學載不傳之祕言師資一字晉確類書蕭楚才知溧陽縣時張乖崖作牧一日見公几案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開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字曰公功高位重奸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恨太平何也公曰蕭楚才一字師也詩話鄭谷改僧齊已梅詩昨夜數枝開作一枝開齊已下拜以谷爲一字之師傳道解惑無慚師表之稱韓愈師說古之學者必有惑也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而解其惑者也谷璧穎川荀淑遇黃憲於

逆旅憲時年十四淑疎然異之揖與語博古知今不

終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

愧儒林之義師也北史高允謂常爽曰文翁秉立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

人一也號儒林先生學先自悟喜其會心潛確類書

張載字子厚年十八以功名自許又訪諸釋老之書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見二程于京師其語道學

之要煥然自悟宋史楊龜山先生名時字中立往潁昌從學程明道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會心最為容

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德無常師先人為主書德無常

坐客曰吾道南矣師說曰聖人無常師長弘師襄老聃列子之徒其

賢不及孔子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此而已鬼氏客語王荆

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河必爾公

曰先入者須知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

為之主荀子學不可已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出於水

於水而寒於水北史李謐字永和初師小學博士孔

番數年後番還就業請謚同門生為之故弟子不必

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朋友

君子之交淡如水禮記君子之交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同

心之言臭如蘭易同心之言易誌斷金之語易二人

利斷金注言金雖堅剛詩歌伐木之篇詩伐木丁丁

人同其心則能斷之目幽谷遷于喬木嘤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

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詩序伐木燕朋友故舊

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管鮑分金之誼夷吾穎上人

有不須友以相成者也少時與鮑叔牙遊叔終善待之仲曰吾始困時當與

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生我者父母知

僑札贈紵之歡左傳吳季札見鄭子

帶子產獻紵衣晉書吳陸抗與晉羊祜推僑札之好
抗嘗遺祜酒祜飲之而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
推心而既班荆而道故左傳伍舉與聲子相善亦具
服之

黍而同餐

後漢書范式張邵于里相期殺雞爲黍以待

蕭朱結綬

漢書蕭

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故長安語

王貢彈冠

漢書

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

落落雲霞之契

南史

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

依依

杵臼之間

東觀漢紀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

杵臼

鳳舉鴻軒之概

向秀傳秀字子期少與嵇康呂

軒攀嵇

高山流水之彈

呂氏春秋伯牙鼓琴其友鍾

亦鳳舉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子
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痛之

癖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鼓琴者也若乃色染朱藍譙子曰夫

素之白也染之以朱情深膠漆後漢書雷義字仲公

則赤染之以藍則青才讓於重刺史不聽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隔雲泥

鄉里為之語曰膠漆雖謂堅不如雷與陳白樂天詩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歷風雨

而不爽其貞提攜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

而不渝其節韋左司詩寧知風雨既已解帶而披襟

祗執友箴落落倚喬札遼遼莊惠解帶一遇道應萬世

宋紀孔淳之隱居剡山嘗遇桑門法崇於三山披襟

領契自以為豈論乘車與戴笠北戶錄越人每相交

得意之交犬丹雞盟曰卿乘車我戴笠他口相逢下故或其山

車揖君步行我乘馬他日相逢為君下林谷璧韋溫性落落少合所善惟蕭祐祐少貧或同

硯席漢書宣帝少時與彭祖同硯席或裹飯以相存莊子子輿與子

子與裹飯而往食之或指困而不惜吳志魯肅字子敬以散財賑窮結士為務周瑜為居

巢長過肅并告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于斛肅乃指一困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

杜甫詩贈或拜母而升堂吳志周瑜與孫策同年獨相友善推道南大宅以舍

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其或談心而竟久東觀漢紀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曰

不食晝即至望衡宇而褰裳荆州記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憲操宅州之陽

望衡對宅歡情自接折梅花而寄驛荆州記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

南寄梅花一枝諸長安與曄並贈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嶺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斯皆

豫應盡簪易由豫大有得兌能麗澤易麗澤兌君子

既耐久而到頭唐書魏玄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

須到頭亦忘年而降德潛確類書張鏗有重名陸贄

為忘年之交劉師知沈侍中集序云降德忘年交情
彌至增榮廣價知已難忘父士傳顧衡逸氣飄舉少
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
而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其結殷勤
並稱金石之交

漢書漢王與韓信為金石交孟郊審友詩種樹須擇
地惡土變本根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芳桂
性春濃寒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莫躡
冬冰堅中有潛浪翻惟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宜入

金蘭之籍宣武盛事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則
爾其書於編簡焚香告祖考號金蘭簿爾其

不善者則翻雲覆雨紛紛輕薄何足數君不見管鮑
貧時交此道隙末凶終世說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

今人棄如土隙末凶終門生喪親白丹欲往奔慰丹
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

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
其未故知全之者鮮矣援張耳陳餘蕭育信渝白水

朱博少皆友善後俱為讐故云凶終隙末信渝白水

色落青松廣絕交論援青松以誓心指白水而旌信
左傳晉公子曰若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

白水孟郊詩近世交既少綈袍之贈更記須賈譖范

咎擊睢睢睢佯死變姓名曰張祿入秦秦王拜為相後

賈使秦睢微行敝衣見賈賈驚曰范叔何一寒至此

哉取綈袍以賜之後知賈肉袒謝罪睢曰誰憐葛

汝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耳

帔之窮世說任昉字彥升素清貧卒後諸子西華兄

冬月著葛帔練裙路逢劉孝標孝標玄然矜之廣

朱公叔絕交論到既見之抵凡于地終身恨之斯

所以興悲於河上廣絕交論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

胥曰子聞河上之歌者致歎於谷風詩習習谷風維

平同病相憐同憂相救致歎於谷風詩習習谷風維

懼惟子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子詩序著絕交於朱

穆後漢書朱穆字公叔疾時交遊不篤大署門於翟

公者也更記下邳翟公始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

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

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態乃見

閨閣部 節婦 妒婦

節婦

若乃鏡鸞孤掩釵鳳分飛易錦茵以苦席代羅幃以

素帷潘岳寡婦賦榮華燁其始茂兮良人忽以捐皆靜闔門以窮居今塊焚獨而靡依易錦茵以苦

席今代羅幃以素帷命阿保黔婁但餘孀婦魯史黔

以就列兮覽巾筆以舒悲子與問人往弔之被覆尸手足不盡斂曾子曰斜引

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也曾子問何以爲諡妻柳下自有賢妻列女傳柳不惠妻諫

曰以康爲諡字其諫曰夫子之信誠與無害兮嗚呼城崩杞婦一

哀哉神魂世兮夫子之諡宜爲惠兮城崩杞婦城崩杞婦川

記杞梁死其妻無子乃求夫屍於城下川淚染湘如川

哭之道路聞之者皆揮淚十日而城崩川

記舜巡狩蒼梧而崩二妃不從以淚染竹竹盡成斑而死形能化石神異記武昌山北有貞婦
送夫行役立山頭望夫石山有磨笄更記趙襄子登夏屋之化為石號望夫石山有磨笄山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斗行鏹代王殺之其姊聞之呼天磨笄自殺因號為磨笄山詠柏舟而自誓詩序其姜自誓也衛世子其伯早死其妻其姜守義託井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勿許故作是詩以絕之託井水以無移孟郊列女操波瀾誓歎息粉書之扇後漢喻妻荀爽女名采早寡父母强嫁與郭奕爽以詐疾召采采歸而懷白刃爽執奪不得已到郭氏偽為歡建四燈以其談奕敬憚之及曙突出采此左右辦湯沐浴入室私以粉書扇曰屍還陰氏字未成恐人來見即自傷心烏鵲之詩仇域志韓憑為宋康王舍人經而死傷心烏鵲之詩何氏美王欲奪之捕舍人築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其詞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俄而憑自殺妻與王登臺遂段臺下而死遺書於帶願以屍與憑合葬王怒弗聽使里人理之冢相望也宿昔有梓木生於二冢

之端旬日而太合抱屈曲體相就根交於下又有鴛
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交頸悲鳴宋人悲之號其木曰
相思黃鵠歌表陶嬰之義列女傳陶嬰夫死守義魯
樹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飛宛頸獨宿兮不與衆
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飛宛頸獨宿兮不與衆
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夫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嗟
此寡婦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死不可忘飛鳥尚然
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遂止
清風嶺有貞婦之祠羣苑元兵入浙王貞婦被執至
石祠於渺渺相思樹依依連理枝聽鳴鴛而腸斷注
嶺上烏鵲詠孤燕而心悲南史梁衛敬瑜妻王氏年十
詩句有燕巢常雙去來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乃以紅絲
縷繫其足爲誌後歲燕復來猶帶前縷女因爲詩曰
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髮封誰解唐書賈直言貶
故人恩義重不忍復雙飛髮封誰解唐書賈直言貶
訣曰卿可別嫁董引繩使束髮以帛使直言署臂斷
之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還封帛宛然臂斷

奚辭

五代史王凝為號州司戶卒於官疑家貧一子

族舍主人兒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

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

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此手乃為人執耶不可以

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

嗟之開封府聞之白其事于朝官渤海夫人甘投簪

賜藥封瘡厚恤李氏而咎其主人渤海夫人甘投簪

井谷璧渤海封夫人適陰校書賊起為所俘奮袂罵

賊為所殺殷長號而絕三婢子相攜皆投簪井而

死廬江小吏並掛枯枝劉氏為姑所出自誓不嫁其

家逼之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聞巴婦懷清史記秦

亦自縊古樂府有焦仲卿詩

巴寡婦清梁媛高行列女傳梁寡婦高行者梁之賢

築懷清臺梁媛高行婦早寡不嫁梁貴人爭欲取之

不能得梁王使相聘之高行乃援鏡操刀以割其鼻

曰妾已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王高其節號曰高行

姬有稱貞列女傳楚白貞姬者楚白勝之妻也白公

早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使大夫

責其貞貞武十八節婦

貞武十八節婦

貞武十八節婦

貞武十八節婦

聘焉將以為夫人夫人辭曰白公無恙時妾幸得充
後官執箕帚今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
天年吳王賢其守節女還諡愍唐書高愍女名姝姝
而有義號白楚貞姬女還諡愍父彥昭家為李納所
屠女七歲母憐其幼請為婢許之女不肯曰母兄皆
不免何賴而生問父所在西向哭拜就死德宗憐之
諡之曰愍諸寶帶徒陳唐書高愍為默啜所攻陷默
儒爭為之誅寶帶陳唐書高愍為默啜所攻陷默
爾官不降且死叡視妻秦氏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
死報賊一品官安足為榮自是皆瞑目不語默啜知
不可屈鉛膏悉屏唐書盧惟清貶播州尉妻徐氏還
殺之鉛膏悉屏鄉里斥鉛膏絺絰不御會赦往迎
聞惟清死二髯奴將切歸下江妻數其罪奴不敢逼
止却其資以夫倍道行至播州足蘭流血得尸以還
資席草以營生語林無錫儲福清靖難兵至守義死
號一日至礪邊浣衣見草生若蓆草因取以織席售
而養姑姑年七十餘卒營葬為廬於墓側至八十餘
乃卒蓆草剪皮金而自盡語林王烈婦劉氏女也夫
遂不復生

爲一香字以示侍女曰此所以志也至若割鼻告誠
吾骨亦如是耳晨奠其夫扃戶自縊
列女傳吳孫奇妻者廣陵范慎女名姬年十八配奇
一年而亡慎以姬少寡無子迎還其家姬不肯歸迎
者以父母命迫之姬遂操刀割耳及鼻曰父趣我者
不過以我年少而色美今已殘矣行將焉如迎者空
返
毀耳守節列女傳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
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
聞卽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
死令女叔父土書與曹氏絕婚強迎令女歸時文寧
爲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阻乃微
使人諷之令女嘆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
爲信防之少懈令女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
其母呼與女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
牀席舉家驚惶往視之莫不酸鼻
列女傳漢中趙高妻禮修者同郡張氏女也郡府遭
賊高死君難禮修以碧塗面亂頭稱痛懷刀在身意
氣烈決賊不敢迫叔父矜其年壯
欲更嫁之禮修慷慨至死爲誓
實斷指而表潔列女

傳廣漢廖伯妻段氏名紀配性聰敏達於詩書夫亡後父母將有所許紀配曰梁高行割鼻告誠以全其節紀配生見禮義豈獨使古人擅名哉髮長號傳捷作詩三章以諷父母乃援刀斷其指截髮長號傳捷為相登妻名度嫁登一年而寡守令吳原因入問度度引刀截髮縣長吏復遣媒介度曰前已斷髮表心何悞復有斯言哉欲勿頸自絕列女傳河南貞義者取刀割鼻左右救止勿頸自絕樂羊子之妻鄰人欲犯貞義而劫其姑貞義操刀而出鄰人曰從者可不從者殺汝始貞義仰天而歎以刀刎頸而死太守以大夫禮葬之桑間却餽擬填海之冤禽列女傳魯秋號曰貞義

既納之五日而去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旁一美婦人方採桑謂曰吾有金願餽夫人婦人不愛而去秋胡還家奉金遺母母使人呼其婦乃向採桑婦也婦恚其薄情乃自投於河而死述異記炎帝之女溺死東海化為精衛每銜陌上彈箏類帝珠之鮫陌上木石填東海一名冤禽陌上彈箏類帝珠之鮫

妾更記邯鄲女羅敷者採桑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欲奪焉敷乃彈箏作陌上之歌以自明曰使君

自有婦羅敷自有夫王知其不可奪乃貞順自矢終止述異記南海有鮫人水居眼能泣珠

貞順自矢終

慷慨以旌心

列女傳劉長卿妻桓鸞女生一男五歲長卿沒遠嫌不歸寧男十五而夭乃刑

慷慨以旌心列女傳劉長卿妻桓鸞女生一男五歲長卿沒遠嫌不歸寧男十五而夭乃刑
其耳自誓宗婦愍之曰若家無他意何貴義輕身曰
先君五更尊爲帝師男以忠孝女以貞順稱是以豫
刑以明我情兩相王吉上奏
題其門號景行義桓邑有祀薰沐相給遂躊躇而飲
血通鑑丹陽大都督矯覽殺太守孫翊欲逼娶翊妻徐氏徐紿之曰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覽許
之徐氏潛令翊舊將孫高傳嬰與其圖覽到晦日設
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歡悅大
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無復疑意徐氏乃呼高嬰
置戶內使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
二君可起高嬰
俱出其殺覽
貞姜不棄約以求生列女傳楚昭王夫人齊女也昭
王出遊留夫人於漸臺之上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
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大王與宮人約命曰召若必
以符今使若者不持符妾不敢從妾知留必死也
然不敢棄約以求生大水至而死乃號曰貞姜宋女

刑以明其情而相王吉士奏薰沐相給遂躊躇而飲

徐氏徐紘之曰須臾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覽許

之徐氏泣令翺舊將孫高傳嬰與其圖覽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歡悅大

小懷愴悼其如此覽密覘無復疑意徐氏乃呼高嬰置戶內使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

二君可起高嬰嬰貞姜不棄約以求生劉女傳楚昭王夫人齊女也昭

王出遊留夫人於漸臺之上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大王與宮人約命曰召若必

以符今彼者不持符妾不敢從妾知留必死也然不敢棄約以求生大水至而死乃號曰貞姜

不因疾而改適

列女傳蔡人之妻宋女也夫有惡疾其母將改適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

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且芣苢之草雖甚惡猶將將采終懷頤之浸以益親而況於陳孝婦之養姑不衰
漢書陳孝婦年十六而大婦乎陳孝婦之養姑不衰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戌屬曰我生死未可知汝肯終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終無嫁意其父母欲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俱養老母妾既許諾之不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乃止遂終養其姑淮陽太守以問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號曰孝婦
曹令女之守貞何烈
注見上
宋

王臺畔絕意偷生

注見上

董相車邊無心乞活

列女

傳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善屬文時為規答書記及規卒董卓強聘之立罵卓遂死車下後人

圖畫號

凡茲巾幗之賢盡是香閨之則彤管揚休
注

曰禮宗

生上貞女解伏見西道縣治下里龍憐年始弱并出適皮氏守節窮居五十餘年蓋草萊之婦人耳師心

率已蹈茲四德而彤管未輝令聞芳徽足式晉張沐
不彰非所以表賢崇善激揚貞風東夫人
聖君大矣惠清順中和聖善婦德既備母道亦踐志
厲冰玉厥德靡顯靡靡其操翼翼其仁明景內映明
節外新芳徽風並冰雪以為心雪為妾作心肝死者
邁淑慎其身王融詩日月其為照
儻復生詞亦松筠而著節者也松筠俱以貞節為甘
與良人看自遠結鏡待君明且協金蘭好方榆
琴瑟情佳人忽千里空閨積思生

妒婦

談禪居士聞獅吼以茫然蘇集東坡謫居黃岡與陳
禪學其妻柳氏頗悍季常畏之至或訴罵聲達於外
東坡以詩戲之曰誰似龍眠居士賢談空說有夜不
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桂枝落手心茫然按河東柳郡
也杜詩有河東女兒身姓柳之句故引以為戲吼獅
子聲蓋借用傳燈錄王丞
河東獅子吼之語佐命相臣命犢車而目載王丞

相導字茂弘妻曹夫人性妒導憚之乃密營別館衆
妾羅前夫人知之乃命駕將婢持刀尋討導恐被妻
辱飛轡出門猶恐遲以左手攀車闕右手提塵尾以
柄打牛狼狽而前司徒蔡謨聞之戲曰朝廷欲加公
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
轡積車長柄塵尾導太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其遊
洛中何曾聞**王文穆宜添四畏之堂**見聞錄王文穆
有蔡克兒也
一品不置姬侍欲置左右人竟不可得宅後園中作
堂名三畏惕文公戲曰可改作四畏堂公問其故曰
兼畏夫人耳王深**劉孝標故有三同之慨**南史劉峻
以爲恨後卒無嗣**劉孝標故有三同之慨**字孝標常
爲自序云余白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二異之者四
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
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
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
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恐傷盛德謝公未許重窺**世
令家道轉軼軻此三同也
謝太傅安劉夫人性忌嘗幃諸婢使在前作樂太傅
暫見便下帷太傅索一開夫人不許曰恐妨盛德耳

我見猶憐李氏幾逢毒害

世說桓溫尚明帝女南康公主溫平蜀以李勢女為

妾嘗置別齋主聞與婢拔刀襲之見李在窗前梳頭髮垂委地姿貌端麗乃徐結髮斂手向前曰國破家亡木無心至此若能見殺是所本懷神情閒正辭氣悽婉主乃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猶憐何況老奴遂善
遭逢九子之魔唐語林中宗朝裴談奉佛而遇之
少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耶及中年兒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耶至五十六十薄施妝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鳩盤茶耶按三者皆浮屠家立名鳩盤茶魔
或作三公之跽魏畧桓範不肯下呂範謂妻女名也
為呂子
可憐捉跽之情如記諸葛元直妻劉氏性妒受屈
一日歸欲成衣乃捉緦跽元直見之謂當受杖
何密
失色驚怖婦曰不也捉此欲成衣耳乃欣然
執刀之畏蜀志孫權以妹妻劉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先主

每入中心

當臺藥

更有見圖愈疾

南史齊南康郡守劉繪妹

為明帝所誅妃追傷過切成疾不愈繪乃令袁倩畫

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寄

令媼示妃妃見乃唾之因罵曰故誦賦沈身西陽維

宜早死於是悲憤遂歇病亦痊除誦賦沈身西陽維

有妒婦津相傳言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

性妒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

如此吾無憾矣妻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

死何患不為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後七日夢見語

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為神矣伯玉遂終身不復

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妝然後敢濟不爾風

波暴發醜婦雖妝飾而渡亦無風波以其醜不能致

神妒也於是醜婦諱之莫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嗔笑

也虎著燕脂之號

南史梁武帝鄒皇后酷妒忌及終化為龍入

井之形

於後宮通夢於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

不安龍輒激水騰涌於露井上為殿衣服委積常斫

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敢置后斫

花紅而不惜

晉確類書武陽女嫁阮宣性妒有桃一枝花葉灼耀鮮紅可愛宜歎美之武怒

取刀斫刻眉翠以生痕

西陽雜俎房孺復妻崔氏性妬忌左右婢不得濃妝高髻

樹摧花

見給膳脂一豆粉一錢有一婢新買妝稍佳崔怒曰汝好妝耶吾為汝妝乃令刻其眉以青真之燒鑱術

灼其兩眼角皮隨焦卷以

朱傳之及痂落癢如牧焉善對而翻蒙綵緞事杜業

妻張氏妒烈祖切戒之張氏曰業本狂生遭逢聖連

驚馬未竭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將悞於任使耳烈祖

大獎之賞以銀杯綵緞

拚生而寧飲金餅

朝野僉載唐兵部尚書任環敕賜二宮女

皆國色妻柳氏妒爛二女頭髮盡太宗聞之令上

官齋金胡餅酒賜之云飲之立死不妒即不須飲柳

氏拜勅訖曰妾與環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宦

環今多內嬖誠不如死乃一飲而盡然非酖也既睡

醒帝謂環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朕尚不能禁卿

其奈何二女令別宅安置國史異纂房玄齡夫人至

妒帝令皇后召夫人謂曰寧不妒而生寧妒而死曰

妾寧妒而死乃酌一卮酒與之曰若然可飲此一酖

一舉便盡帝曰我尚畏見何況立齡唱迴波之新曲本事記唐中宗畏

波詞曰迴波爾是楊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無過裴談內裏無過李老章后意色自得命以束帛賜之

訝霹靂之奇聲王氏見聞錄蜀有功臣忘其名妻妒

我死若近婢我立取之後其夫幸一掌衣婢遇功封方寢息忽有聲如霹靂帷帳皆裂遂驚死

而翻哭典論王琰以功封其妻哭聞賊至而齊驚五代

史王鏐曰黃巢既欲南來夫人又空留月點婦人面

將北至奈何左右曰不如降巢飾用花子起於上官昭容所製以掩點迹大曆以前

士大夫妻多妒婢妾稍不如意即面故有月點錢點

兼妒玉人拾遺記蜀劉先主以玉人置甘后之隱

約幔中之花影南史梁柳惔愛音樂而畏婦女妓精

淡妻所敬重稷詣惔先相問夫人惔欲每見妓常因稷請奏樂其妻隔幔以坐妓然後敢出惔因得一留

目猜疑屏上之羅裙要錄車武子妻甚如呼其父兄

拔刀竟上牀發被殺乳母今何告晉書賈充婦廣城

乃其兄也慙而退殺乳母今何告晉書賈充婦廣城

充子黎民三歲乳母抱之當閣黎民見充入喜笑就

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即便殺之黎民戀念而

死充遂埋侍婢今復生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

無嗣墓中後十餘年開墓而婢伏棺上載還經日乃甦言

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

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掩鼻工讒之態國策楚王愛

為惡既而嫁之生子掩鼻工讒之態新人夫人鄭

袖謂新人曰王惡子鼻見王必掩又入宮見妒之情

謂王曰惡王之鼻臭也王令劓之怒因斷髮合

史記女無美惡入宮而見妒戰國策婦怒因斷髮合

人之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怒因斷髮合

宣城公主下嫁裴與與有嬖妹主怒死猶毀形後漢

耳耳劓鼻斷髮髮帝怒斥為縣主怒死猶毀形後漢

紹死妻酷妒殺紹寵婢五人為死者有休撓悍虎齋

知悉見紹地中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休撓悍虎齋

間覽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妒悍時號六虎其中五
虎尤甚平生手殺婢十餘人凡三適人皆不終夜分
常聞堂廡間喧呼聲同室皆懼五虎怒曰狂鬼敢爾
即闢戶移榻中庭持刀獨寢徹旦寂然人謂五虎之
威鬼猶莫逆妒魚犯其忌制赴湯蹈火瞋目攘袂喜
畏也
郎君之歸京國
愛營妓生一子其內蘇氏妒忌不敢
取歸乃與所善張處士為子居江津間常致書問其
存亡資以錢帛及漸長教其讀書有人告以非處士
子爾父在朝官高因竊其父與張處士緘札遁歸京
楊已死至家門無識者但云江淮郎君兄弟皆愕然
其嫡母蘇夫人泣謂諸子曰誠有此子吾知之矣我
年少無端致其父子死生永隔我罪矣家眷眾泣取
入宅齒諸兄之
顧愛姬之出公門
甚有色而生子后
列名為仁龜
心妒之莊宗燕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
喪婦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
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陽諾之后趣拜謝行欽再拜
起顧愛姬已肩輿出宮門矣莊宗不樂稱疾不出者

累不思膠木之恩化行女子詩序膠木后妃逮下也

焉心翻謂螽斯之什撰自男人妒記謝太傅劉夫人不

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甥等共問訊劉夫人

問誰撰此詩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笑愁詩之徒

詠抒情集李廷璧策名蜀中為舒州軍倅其妻情妒

告州牧徙居佛寺淡辰賻迹因詠愁詩曰到來難遣

去難留著骨粘心萬事休潘岳愁絲生鬢裏婕妤悲

色上眉頭長途詩盡空騎馬遠雁聲初獨豈創患之

能慾杜蘭香別傳杜蘭香降張碩碩妻無子娶妾妻

而妻患創委碩碩曰妻將死如何曰此創所以治妒

創已亦當瘥數日之間創愈而妻無妒心遂生數子

無勞賣阜英南史豫章內史劉休妻王氏甚妒帝聞

開小店命王氏親賣南史梁武帝平齊

阜茨埽帚以羞辱之不用煮鵠羹獲侍兒千餘郤后

憤恚成疾左右曰山海經云食鵠腸肉宜並付之爾

止如郤后食之妒果減半帝愈神其事爾南史尚書右丞勞彦遠以善碁見親婦妒傷其面

爾帝曰我爲卿斷之彦遠爾爾從旨其夕賜藥殺之

誰復問其卿卿每與卿卿句

廣事類賦卷十八終

廣事類賦卷第十九

無錫華希閔豫原著

門人尤紳邦英叅

閨閣部 美人 才女 姬妾

美人

如花如玉

詩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又有女如玉傾國傾城漢書李延年善歌侍武帝

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刻茗華之玉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竹書紀年桀伐岷山獻二女曰琬曰瑱裂褒女之繪桀刻其名于茗華之玉茗是琬華是琰褒女之繪通鑑褒姒不好笑王欲褒姒笑乃無故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大笑好聞裂綰聲王發綰裂之

以適誇南威於晉苑戰國策晉文公得南威三日不

其意色有以色亡教西子於吳城吳越春秋越王以吳王好

其國者之女二曰西施曰鄭且餘以羅穀教以步容習于金

土城臨于都巷三年學服而獻于吳王悅其色

屋曾藏阿嬌女漢武故事武帝數歲長公主抱置膝

好否笑對曰若得阿羅帷還致李夫人前漢書李夫

嬌當以金屋貯之

閑焉圖畫其形于甘泉宮帝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

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

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

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

望之偏何姍姍與來遲長生殿內麗娟風前縹緲羅所幸宮人

名曰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身輕弱不欲

衣纓拂之恐傷體為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于長生

殿旁唱迴風之曲庭中樹為之翻落常致娟于琉璃

帳中恐塵垢汚其體也帝常以衣帶繫麗娟之袂閉

于重幕中恐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為佩置衣裾裡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為神怪也

陽宮中飛燕掌上輕盈善行步進退成帝召入宮大

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妤好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

人並色如紅王貴傾後宮而飛燕尤擅寵居于昭陽

宮中體極輕盈寶帳白綾窺來甘后拾遺記蜀先主

能為掌上舞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置后于白綃帳中于戶外望

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致之后側甘后

與玉人潔白齊潤唾壺紅淚迎到靈雲拾遺記魏文

觀者殆相惑亂薛靈芸常山人也年十五容貌絕世郡守谷習以千

金資賂聘之入宮靈芸別父母淚下霑衣至升車就

路之時以玉唾帝盛淚壺中即如紅色及至京師壺

中淚凝如血帝遣車十乘以迎靈芸車皆鏤金為輪

丹畫其轂輓前有雜寶為龍鳳銜百鈴鏘和鳴響于

林野駕青色駢蹄之牛道側燒石葉之香靈芸木至

京師數十里高燭之光相繼不滅車塵起蔽星月時

人謂為塵霄又築高臺列燭于下名曰燭臺遠望如

列星墜地又于大道傍一里致一銅表高五尺以誌
里數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王之輦以望車徒
之盛嘆曰昔言朝為行雲暮為行雨今非雲非雨非
朝非暮因改名曰夜來八宮寵幸外國獻火珠龍驚
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勝況乎龍鳳之重乃止夜
來妙于女功雖處于淡帷重幄之內不用燈燭裁剪
立成非夜來所縫製帝**琥珀吳宮之如意**潘夫人父
不服也宮中號曰**針神琥珀吳宮之如意**潘夫人父
坐法夫人輸入織室美態少壽為江東絕色同幽者
百餘人謂夫人為神女敬而遠之有司問于吳主使
圖其容貌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形工人為之以進
吳主見而喜悅以琥珀如意撫案曰此神女也愁貌
尚能惑人况在歡樂乃納**琉璃孫氏之圍屏**拾遣記
于後宮果以姿色見寵**琉璃孫氏之圍屏**拾遣記
緣琉璃屏風甚薄而瑩徹每于月下清夜舒之嘗愛
寵四姬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洛珍
四名潔華使四人坐屏風內外望之如無隔惟香氣
不通于外又異國獻奇香沽衣經年彌盛百浣不歇
使四人合之因名百濯香亮每遊此四人皆同席使
來侍皆以香名前後不相亂以所居室為思香媚寢

瓊樹朝朝見陳書後主有玉樹後庭花等曲云璧月

貴嬪之金蓮步步生南史東昏侯所愛潘貴妃名玉

容色也起神仙永壽玉壽三殿布飾以金璧其玉壽中作飛

仙帳四面繡綺又鑿金為蓮花以貼地令妃行其上

曰此步步巧笑則錦衣施粉崔豹古今注魏文帝宮

生蓮花也樹薛夜來陳尚衣段巧笑四人皆日夜在側愛樹始

製為蟬鬢挈之縹緲如蟬翼巧笑以錦衣絲履作紫

粉拂面尚衣能歌宵娘則素襪凌雲道山清話李後

舞夜來善為衣裳歌宵娘則素襪凌雲道山清話李後

歌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作品色瑞蓮令宵娘以帛

纏足令纖小作新月狀著素襪于蓮中回旋有凌雲

之態齊鎬詩蓮中花合德分憐于廣神飛燕外傳飛

更好雪裡月常新合德分憐于廣神飛燕外傳飛

脂滑山浴不濡為卷髮號新興髻為薄眉號遠山黛

施小朱號慵來粧色如紅玉常與飛燕並坐誤唾其

袖合德曰姊唾染衣紺碧正似石上花玉環擅寵于

令尙方為之未必能此乃號石華廣袖玉環擅寵于

暖楊貴妃小字玉環初召入宮定情亦有洛水之夕賜浴于華清池自後寵冠六宮

曹植洛神賦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耀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

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
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綠波
巫山雲雨經山

山西卽巫山也帝女居焉按卽宋玉所謂我帝之季女名曰瑶姬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

山爲名也宋王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書寢夢一婦人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阻朝爲行云

暮爲行雨朝朝梁元帝河中之水歌
暮暮陽臺之下河中之水向東流洛
盧家少婦之堂

陽女兒名莫愁年來十二能織綺十五折桑南陌頭
十六嫁爲盧家婦十七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爲

梁中有鸞鏡，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絳履五文章。嘶掛鏡，爛生光。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

東君王唐詩廬
宋氏東隣之女
宋玉好色墮天下之
佳人莫如臣東家之

子增一分則太長減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膚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嬌

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此女登芙蓉卓女之顏隋書

卓文君姣好眉色不加黛如望遠山臉際若楊柳小

芙蓉肌膚如凝脂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楊柳小

蠻之舞百居易集櫻挑樊素口楊柳小蠻腰注曰樂

善飛瓊乘輦而來漢武內傳西王母乘紫雲之輦履

許飛瓊鼓弄玉吹簫而去列仙傳秦穆公女弄玉好

雲和之簫一朝隨絳仙解畫長眉山堂肆考隋煬帝御女吳絳

鳳飛去內侍曰古人謂秀色可餐若絳仙者可以療饑矣絳

仙嘗以紅牋進詩謝帝曰絳仙才調真女相如也

孫壽能為顰齒華嶠後漢書梁冀妻孫壽色美善為

齒笑以為唐宮三國並是麗人楊妃外傳妃有姊三

媚惑也唐宮三國並是麗人人皆豐頰修整笑談

講浪每入室中移晷乃出大姨封韓國次三姨封號

國次八姨封秦國同日拜命號國夫人不施朱粉自

事頂武武十美人

有美艷常素面朝天江左二喬同歸佳婿吳志周瑜子又杜甫有麗人行

皖城得喬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策謂瑜曰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為壻亦足為

歡風前待月之詞元稹會真記鶯鶯詩云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

玉人花裏閉門之句詩話薛濤本長安良家子字洪來

皇鎮蜀令侍酒賦詩因入樂籍號為女校書與諸名士唱和暮年屏居浣花溪著女冠服有詩五百首胡

曾贈詩云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裏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梅妃之明

秀難描太平廣記梅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粧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寫明皇大見寵幸內

宮幾四萬人自得如視如塵合德之溫柔自裕飛燕土宮中諸人亦自以為不及

合德膚理柔滑帝隱芙蓉於帳中杜陽雜編寶曆二號之為溫柔卿

二人一曰飛鸞二曰輕鳳修眉顰首蘭氣融冶冬不續衣夏不汗體所食多荔枝樞實金屑龍腦之類帶

輕金之冠
百鳥真不翔
集舞態艷逸
非人問所有
每歌罷上令
內人藏之
金屋寶帳恐
風日所侵也
宮中爲之語
曰寶帳香重
重一雙紅芙蓉
呼嫦娥於月
裏煙花記
陳後主爲張
妃造桂宮於
光照殿後作
圓門如月墮
以水晶殿設
素粉翠恩庭
中空洞無他
物唯植一桂
樹樹下置藥
杵臼使麗華
恒嘲一碧
白兔謂之月
宮帝每入宴
樂呼麗華爲
張嬋娥一碧
玉深藏
唐書武后時
補缺喬知之
妾曰碧玉善
歌舞
碧玉飲工綃
環侍
崑崙奴傳有
公子往見一
品者羣
立而率系綃
環侍
姬環侍中有
紅綃者悅公
子乃第
十三院中歌
妓也約以十
五日
侯院中崑崙
崑崙如期爲
公子盜出
雪兒雅擅文
詞
世說
愛姬雪兒善
歌舞文詞紅
線博通經史
甘澤謠唐薛
藻麗者卽令
雪兒歌之紅
線通經史
收樓記明妃
嵩高衣紅線
通經史
使掌綫表號
內記室
盟手而溪水
生香
孫歸人臨水
而居恒于溪
中盥手
點頰而玉痕
增麗
拾遺記吳孫
侯水盡香今
各香溪
和悅鄧夫人

嘗置膝上和弄水晶如意誤傷夫人頰醫者曰得白
 頰醜雖玉與琥珀當城嶺及差有赤點益增其麗諸
 嬖女更以丹脂點頰以要寵幸霍家小玉脩態姸容
 字小玉姿質濃豔遣某求一好兒郎某其說十郎已
 與作期約次日生至約所見青衣迎問即下馬引入
 中門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八來鳥語曰李郎八來
 急下簾者伏小玉自堂東閣子中出生拜迎石氏翽
 焉楚詞姸容脩態拾遺記石季倫愛婢名翽風年十五以
 風纖眉皓齒安態見美妙別玉聲能觀金色石氏侍
 人美艷者數千人翽風最以文辭擅愛嘗使翽風調
 玉以付工人為倒龍之佩紫金為鳳冠之釵結袖襍
 楹而舞晝夜相接謂之常舞楚詞朱唇皓齒蛾眉曼
 只容則秀雅揮朱顏口淮南子曼容皓齒形姸骨佳
 不待傅粉芳澤而鄭艷楚娃楊雄方言朱衛晉鄭之
 美者西施陽文也鄭艷楚娃女間美色曰艷服虔通俗
 文南楚以美色秦姬趙女舌樂府日出東南隅照我
 為娃故名楚娃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言

名羅敷羅敷善采桑城南隅使君從南來五馬
 立却對京費迎春望美人詩薄暮尚樓下當知妾
 姓秦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斯皆色可羞花
 如玉破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斯皆色可羞花
 五代劉勣侍兒王氏香宜傳露蘇七香湯婕妤俗五
 有艷色人號花見羞香宜傳露蘇七香湯婕妤俗五
 窈易傳露華百英粉帝宮私語樊嫫玉貌絳唇
 曰后雖有蘭香不如婕妤體自香也玉貌絳唇
 都子姬南國麗人蕙芳姿蓮步微生塵社收詩絳唇
 心統質玉貌絳唇芳姿蓮步微生塵社收詩絳唇
 漸輕巧蓮柔情綽態脉脉盈盈眉聯娟丹唇外朗皓
 步轉虛徐柔情綽態脉脉盈盈眉聯娟丹唇外朗皓
 齒內鮮明眸善睐鬢輔承權瓊姿艷逸儀靜體閑柔
 情綽態媚干語言歐陽公賦且而視之靚若呈如臨
 水而脉月滿雲舒朝朝暮暮杜牧詩王質隨月滿艷
 厓盈盈月滿雲舒朝朝暮暮杜牧詩王質隨月滿艷
 而望之香如峽女弄影珠簾松遺記越王貢西施鄭
 行雲而朝朝暮暮弄影珠簾松遺記越王貢西施鄭
 房貴細珠以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卷以待月二人
 當軒並立理鏡靚粧于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

驚魂謂之神人吳王曰之若雙

鸞之在輕霧吐水之漾秋渠

垂光翠羽晉傳玄詩翠羽垂鮮

潛魚飛鳥之姿莊子毛嬙驪姬人之所美也

散麝

開蓮之致沈約麗人賦狹斜才女銅街麗人亭亭似

麝色茂開蓮陸離羽珮雜錯花細

詎須脂粉之施在

豐羅衣而不進隱明燈而未前

之詩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不藉鉛華之御各神賦

脂其間杜秋娘不勞朱粉施如約素延頸

然而黃帝非

夸項暗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御

無嫫母軒轅本紀黃帝納醜女號

齊王反愛無鹽列

傳齊鍾離意者齊無鹽邑女也凹頭深目長壯大節

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四十

無所容自謁齊王左右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

子也宣王召見揚眉街齒謂有四殆王歎納之宿瘤

非醜列女傳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歷齒偏妍玉

井醜女閔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宿瘤

好色賦登徒子妻蓬頭鬢耳齟唇歷齒旁行踽儻武
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按歷齒猶疎也武
侯曾擇襄陽記黃承彥謂孔明曰君擇婦身有醜女
得阿承才堪相配孔明許焉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
醜女許允何嫌許允婦醜交禮竟許莫效贖於西
子莊子西施病心而瞶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亦捧
挈妻子心而瞶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不出貧人見之
而去且同室於龐廉孟賦同宮註龐廉古醜女孟
賦古不見明妃翻遠嫁至今青家草纖纖漢書元帝
好女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悉
行貨賂王昭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其狀後
匈奴來和求美女于帝帝以昭君充行既召見為後
官第一帝悔之名字已去不欲中改于是遂行雜記
塞外草俱白惟
明妃冢上獨青

才女

班姬團扇之詩

班婕妤怨歌行新製齊純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琰琴絃之識

世說蔡琰字文姬邕之女也邕夜最琴絃絕文姬時年六歲邕問之曰第二絃

又鼓斷一絃間

詠柳絮於風前雪紛紛何所似兄子

之曰第四絃

問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

道蘊曰未若柳絮因風起

頌椒花於元曰

椒花頌事

按鮑昭妹字君嬀嬀簪花

詳元曰

微作香茗賦

之格書斷

衛夫人從姊名恒袁昂評其書法如插花

佳人競傲

陳檢討集東鄰美女爭傳咏絮之篇西邸

簪花之格

昭容可使量才

景龍文館記唐上官昭容

量天下孩啞應之曰是後入掖庭年十四聰明敏達

才華無比

天后間而試之援筆立成皆如宿構景龍

間恒掌宸翰

其軍國謀猷殺生大柄多其所決至若

幽求英雋

鬱興詞藻國有好文之士朝希

不學之臣

二十年間野無遺逸此其力也

進士何妨

不脩

南楚新開闢圖一妹甚聰慧文學書札皆妙工圖常語同僚曰某家有一進士所恨不脩耳

箋一首

相如

翻作女流

山室肆考隋煬帝御女吳絳仙能畫長眉嘗以紅箋進詩

謝帝帝曰絳仙才調女相如也

花蕊

百篇

王建

居然

國色

後山詩話費氏蜀之

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

號花蕊夫人

效王建作宮詞百首

至於曹昭

能續史

後漢書扶風曹世叔妻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一名

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未

竟而卒詔昭就東藏書閣踵觀成之帝數

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

伏女解傳

經漢書

伏勝年九十餘文帝使晁錯往受尚

經書伏生使其女傳言教錯得二十九篇

隔紗厨

而講授

晉書韋逞母朱氏父世儒學盧壺奏就家立

講堂置生徒百二十人隔紗幔業號宜文

君侍婢

施步障

以酬賓

世說王凝之妻謝道蘊凝之

與客談義不勝道蘊遺婢白

日請與小郎解圍乃施青紗

步障自蔽與客談客不能屈

江令才華未勝宮中學

士南史陳後主嘗召江總等十人預宴號拔江總為尚書令又後主嘗以宮人袁大捨等為學士選新

詩尤艷麗者使歌之李義山詩滿官學士皆顏色江令當年只費才右軍筆法還師衛

氏夫人書斷衛夫人見王右軍書語太常王策曰此子必蔽吾名因流涕按衛夫人姓李氏字茂

從學王嘗甄后九齡先能弄筆魏志魏文帝甄后九歲喜書輒用諸兄筆硯兄

言當作女博士耶曰古賢女未有不覽前代成敗者劉家三妹尤著才名南史劉孝

綽三妹並有才學第三妹適徐悱父清拔所謂劉家三娘也悱卒妻為祭文辭甚悲愴悱父勉欲為京

辭見此文乃閣筆書答秦嘉紅牋而寄恨徐淑有答大秦

蜀牋書字報秦嘉機成蘇蕙托錦字以傳倩晉書賈

氏名蕙字若蘭滔符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蕙

思之織錦為迴文詩以贈滔名璇璣圖宛轉循環以

讀之餘甚淒惋凡八百四十字徐惠妃小山之作唐書徐惠妃名惠堅之女也生五月

能言四歲通論語八歲能屬文父嘗使擬離騷作小山篇太宗召為才人軍旅未寧上疏諫修宮室詞甚典美上然之

白金鑾紫石之文

俗壁白樂天女字金鑾年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

人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刊文士傳乃輒刊以女書妙詠新粧釵鳳鏡鸞之句

朝野僉載傷盈川女曰容華幼善屬文嘗為新粧詩好事者多傳之詩曰宿鳥驚眠罷房櫳乘曉開鳳釵

金作縷鸞鏡玉為臺粧似臨池出人代哦白燭香蘭疑月下來自憐終不見欲去復徘徊

醉草之吟

托夢瑣言樂昌孫氏進士孟昌期之內子善為詩一日并焚其集以為才思非婦人之事自是專以婦道內治孫有代夫贈人白蠟燭詩

曰景勝銀缸香比蘭一條白玉逼人寒他時紫禁春風夜醉草天

書子細看

牛女則眠中講義

記聞女肅長女曰應貞適弘農楊唐源少

而聰穎經耳必誦年十三凡誦佛經二百餘卷儒書子史又數百餘卷親族驚異之初應貞未讀左傳方

擢授之而夜初眠中忽誦春秋起惠公元妃孟子卒終智伯貪而懷故韓魏反而喪之凡三十卷一字無

遺天曉而畢當誦時若不教之者或相酬和其父驚
駭數呼之都不答誦已而覺問何故亦不知試令開
卷則已精熟矣替文章百餘首後遂學窮三教博涉
多能每夜中眠熟與文人談論文人皆古之知名者
往來答難或稱王弼鄭玄王衍陸機議論蜂起或論
文章談名理往往數夜不已又夢製書而食之每夢
食數十卷則文體一變如是非一
遂工爲賦頌文名之曰還芳集
雲溪友議濠梁人南楚材者旅遊陳穎歲久穎守慕
其儀範將欲以女妻之楚材家有妻以受知于穎牧
忽不思義而轉以諾之遣僕歸取琴書似無反舊之
心其妻薛媛善書畫妙屬文亦微知其意乃對鏡圖
其形并詩四韻以寄之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
已經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捕將易愁腸寫出難
忍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
楚材得之甚慚遂還偕老
歎雲飛而雨散
雲溪友議
虔亭儒家之女也三史嚴灌夫因游覽遂結婚好同
載歸蘄春經十餘年無嗣息灌夫乃拾其過而出妻
令歸二浙慎氏慨然登舟親戚臨流相送妻乃爲詩
以歿灌夫曰當時心事已相閑雨散雲飛一餉間便

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上望夫嗟拂杵與調占抒情

山灌夫覽之悽感復為夫婦

昌中邊將張睽防戍十有餘年其妻侯氏繡迴文作

龜形詩詣闕進上詩曰睽離已是十秋疊對鏡那堪

重理粧聞雁幾回修尺素見霜先為製衣裳開箱疊

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繡作龜形獻天子願教

征客早還鄉勅賜絹斤其皆才逾鮑妹

三百正以彰才美

臣妹才自亞于左芬韻敵左芬晉書外戚傳左貴嬪

臣才不及大冲耳善綴文晉武帝聞而納之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

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為賦訟以是屢獲恩賜焉

著玉臺之詠徐陵有玉俱誇鏡字之能注見上機每

筆牀之在手命硯匣以隨身徐陵玉臺新詠序琉璃

牀無時

離手

信是掃眉之才子見美人賦花豈徒刺繡之

針仲見美人賦唾若乃花裡送郎步非烟詩常恨桃

金元壺紅淚句註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賁

裡送柳梢待月朱淑真詞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魚玄機漫詠蕙蘭

比夢瑣言魚玄機甚有才思咸通中適補闕李億後愛衰為女道士有詩曰蕙蘭銷歇歸春園楊柳東西

糾客舟自是緇懷竟以殺侍婢為李清照空懷金石

京兆尹溫璋殺之有集行于世本集李清照號易安居士適趙明誠有金石錄後序

明誠故再適張汝舟反目有釁嘗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駟僮之庸才傳者斯雖並擅才華未免懷慚

婦德

姬妾末附妓

古稱內寵左傳齊侯多內寵嬖妾如夫人者六人亦曰小妻漢書枚乘

母小妻不比房矮劉子鄭公孫穆後庭北房數尺皆隨爽比房矮十皆擇稚齒矮婚者以盈之反

屋桑靡韓文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堪嗤染髮謝靈運傳

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欲笑圖眉替確類書筆娘

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平康妓也玉淨

花明尤善梳掠畫眉日作一樣唐斯宣戲之曰西蜀

有十眉圖汝眉癖若是可作百眉圖更假歲年當辛

同眾志為碧玉汝南之寵宋書汝南王妾各碧玉梁

修眉史矣真珠二斛致之後孫秀使人求之崇

綠珠石氏之姬不與秀怒勸趙王倫誅崇倫矯詔收崇崇曰我為爾

得罪珠泣曰當效死于君前固自投于樓下而死

桃根桃葉古今樂錄晉王獻之愛妾名桃葉妹曰桃

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來柳氏柳枝堯佐

迎接又曰桃葉復桃葉桃葉連柳氏柳枝堯佐

章臺柳傳柳氏韓翃姬也韓翃少負才名隣居有姓

李者每令妓柳氏至家必邀韓共飲謂韓曰公當今

名士柳當今名色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以與韓

韓後為節度使侯希逸從事以世方擾不敢以柳自

隨置之鄮下三歲不果返寄詩曰章臺柳昔日青青

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答曰

唐詩
頁武
卷一
九
源
度

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
縱使君來豈堪折後爲番將沙吒利所刳寵之專房
翊隨希逸入觀見柳氏在輜輶中始不勝情虞侯許
俊曰當爲足下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轡從一騎造
沙吒利之第伺其出排闥大呼曰將軍中惡召夫人僕
侍辟易遂陞堂挾柳氏馳馬而至時沙吒利恩寵殊
等羽懼禍訴于希逸希逸以事聞諸朝詔柳氏還翊
語林韓退之二侍姬一名絳桃一名柳枝初使王庭
奏至壽陽驛有詩曰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城邊持
地寒不見園花井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圓蓋有所屬
也迨歸柳枝竄去家人追獲及鎮州初歸詩曰別來
楊柳街頭樹羅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桃園裡在留
花不發待郎歸自是專屬意絳桃矣李義山集柳枝
洛中里娘也年十七吹葉嚼蕊調絲管聞李靖微時
燕臺詩乃折柳技工拂還同紅線紅拂傳李靖微時
結帶贈義山乞詩系拂還同紅線紅拂傳李靖微時
執紅拂侍側目靖久之靖歸逆旅夜有紫衣戴帽者
叩門而人脫去衣帽乃一美人曰妾陽家紅拂妓也
閱天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絲蘿願托喬木耳李靖
遂與之俱適太原甘澤話唐潞州節度使薛嵩青衣

紅線通經史掌
雪兒更有香兒
北夢瑣言李密愛姬

賤表號內記室
客有文詞藻麗者即雪兒叶音律歌之故號雪兒

歌麗情集元載侍姬薛瑤英幼以香屑飲啖之長而

肌香故名香兒楊炎贈以詩曰雪面淡娥天上女鳳

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翹碧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

田田錢錢書史辛棄疾二妾一名田田一真真好

舍壁沈真真柳將軍愛妾也麗情集張鶯鶯燕燕隱

好好善歌沈述師著作以雙鬟納之鶯鶯燕燕隱

漫錄錢唐范十二郎二女為富民陸氏妾長曰鶯鶯

次曰燕燕陸氏貧貨所居羣妾散燕燕獨不忍去陸

死鬻身簡簡師而百樂天詩蘇家小女名簡簡芙蓉

以葬焉簡簡師花腮柳葉眼合璧宋徽宗時名妓

有李愛崔徽之圖書元集崔徽河中妓也裴敬中與

師師愛崔徽之圖書相從累月敬中歸情懷愁抑乃

寫真奉書托白知退寄與裴敬中曰為妾謂敬中

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且為郎死矣元稹為作歌

靜婉之腰肢南史梁羊侃有彈箏人陸太喜者嘗鹿

角瓜長七寸舞人張靜婉腰圍一尺六

寸咸謂能掌上舞又有孫荆玉命翽風而辨寶拾遺記石

能反腰貼地街得席上玉簪崇愛妾名翽風年十五妙別玉聲能觀金色石氏之

富財比王家嬌多當世珍寶塊奇視如瓦礫聚如糞土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辨識其處者倩琴客以彈

使翽風別其聲色便知其出之地

系麗情集柳宜城愛妾櫻素柳蠻之伎雲溪友議白

絲善于撫琴字琴客櫻素柳蠻之伎樂天有二妾

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有詩玉梅白藕之姿麗情集

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屬意宋騎馬家粉兒口占曰白藕香中見西子玉梅

花下遇昭君不曾真個也銷魂遂以粉兒與之曰請天游真個步香塵而窈窕拾遺記石崇使愛姬數十

消魂也則口氣從風而颺又飾沈水之香如塵末布致象床
上使所愛踐之無迹者則賜珍珠百琲若有迹者則
節其飲食令體輕弱故閨中相戲隔花障而依稀天
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
遺事寧王有歌妓寵如善歌而色美李白曰王何惜
此女示于衆乃設七寶花障召歌姬歌于帳後白曰

聞聲亦解誦靈光賦蜀志劉琰侍妾十人悉教能歌

幸矣金縷衣國史補杜秋娘金陵女也年十五為李錡妾

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爾乃玉

後沒入宮又放歸杜牧感之作杜秋娘詩

馬枕邊麗情集宋沈慶之每夜馬廐輒驚見一曰駒

臂上玉馬以繩穿卧則置枕金絲帳底杜陽編元載

下夜咸失所在且則如故

能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移光飛

燕綠珠不能過也載以金絲帳却塵褥處之以紅絹

衣衣肉可成臺拾遺記南唐孫晟官至司空每食不

之口肉臺盤圍元是妓天寶遺事唐申王每冬月苦寒女是

尚書世說王丞相導有書妾雷氏類預政事納賄娘

名御史桂苑叢集國樂婦人有承新婦御史娘柳青

續事類賦卷之九 姬妾

前月底奉君王九重深處敷盡風流天寶遺事長安無入見獨把新聲傳順郎之地京都使少萃集于此每年新進上以紅粧箋名紙書謁其中時人呼此坊為風流藪澤世說崔樞夫人治家整口作蓮香世說崔樞夫人治家整口作蓮香知潁州有宮妓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常作芙蓉香有蜀吹為蘭氣僧曰此女前身為尼誦法華經二十年見上美人賦長別玉簫以遺詩雲溪友義韋臯少遊生殿內句注小青衣曰玉簫年七歲常令侍臯年長有情韋去與玉簫約曰後七年再來玉簫遺以白玉指環并詩曰黃雀銜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為遣相思夢人秦逾八年不至絕食而殞後十年韋鎮蜀他鎮送一歌妓來亦以聽箜篌而成市洛陽玉簫為號觀之乃真玉簫也記徐月華本高陽王如善彈箜篌能為明妃出塞曲後為將軍原士康妾近青陽門月華每鼓箜篌而歌其聲八雲聽絆舟楊柳枝邊魚玄機詩蕙蘭銷敬歸之者成市春圃楊柳東西絆客舟

事詳才閉戶枇杷花裡胡曾贈薛濤詩萬里橋邊女

美人憐玉腕而微吟吟窗散錄李愿姬真珠自謂女

篇文延于中寢會真珠沐髮以手捧其髻挿金釵于南

髮問僧孺命盧詠詩盧曰知道相公憐玉腕故將羅

手整八紅裙而競醉韓昌黎詩長安眾富兄盤饌羅

金釵入紅裙而競醉韓昌黎詩長安眾富兄盤饌羅

洞有迷香常新錄史鳳宜城妓也待客差等甚異首

香枕八分羊下列不相見以閉門羹待之使人致語

曰請公夢中來馮垂客于鳳馨囊有銅錢三十萬盡

納得至迷香洞題九泥惟沽絮東坡集東坡在徐州

迷詩干照春屏而歸席上令一妓求詩參口占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

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沽泥絮不還春風上下狂

司空見慣而寧閑雲溪友議劉禹錫赴任蘇州道過

驛稍醒見二女子在旁驚非已有也問之乃曰郎中

席上與司空詩因遣妾來侍寢問何詩曰高髻雲鬟

清事類賦卷十九姬妾

宮樣桃春風一曲杜韋姬司空御史狂言而不忌

見慣渾閑事惱亂蘇州刺史賜御史狂言而不忌

文社牧為御史久之分務洛陽時李司空愿罷鎮開

居聲妓豪華為當時第一嘗宴客女妓百餘人皆殊

色牧瞪目注視問李曰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視之

牧復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

妓亦皆回首破顏牧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

日綺筵開誰遣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

紅紛一戀春色於鏡湖古今詩話元稹廉訪浙東喜

時回不是戀鱸魚人意娥眉於錦水麗情集元稹使

未得不是戀鏡湖春色耳憶娥眉於錦水蜀籍妓薛濤眉

以為戀鏡湖春色耳憶娥眉於錦水蜀籍妓薛濤眉

有才色往侍焉後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滑膩蛾眉

秀化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顰顰舌文章分得鳳

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箇箇公侯欲夢錦瑟傳情詩

刀別後相思隔烟水曹蒲花發五雲高錦瑟傳情詩

李義山有錦瑟詩人莫曉其工綃寄泪麗情集灼灼

意或謂是令狐楚家青衣名系綃寄泪麗情集灼灼

善舞柘枝能歌水調御史裴質與之善裴鍾乳三千

召還灼灼每遣人以軟綃聚紅洑為記

金釵十二

百樂天酬牛僧儒詩鍾乳三千兩金釵十

處巖穴處陰溜山液而成中空下垂似揚腸管子煉

服延年十二行或言六鬢耳齊眉此立為釵十二白

詩自註僧儒之勝頗笑子野之蒼毛古今詩話張子

多故云其說相合買妾東坡作詩曰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鬚毛

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

有齒江東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西子

彭宣到後堂全篇多用張姓事其精切如此京之半臂北夢瑣言宋子京多內寵常宴于錦江微

有厚薄之嫌竟不敢韓退之尚有巷柳之吟註見上

取服遂忍凍而歸枝司馬遷且有清娛之侍商女子傳司馬遷侍妾名

始知我見猶憐始知我見猶憐註見妬亦復誰能遣此齊畫張環位

衰老指寵妓曰我生平嗜欲至若鳳巢羣女妬藏記

憲使媚妓戴拂壺巾錦仙裳密粉淡粧侍閣下奏書
名號傳芳妓酌酒者號龍津女傳食者號仙盤使代
書札者號墨娥按換香者號麝姬掌詩藁者號
雙清子諸媚曰鳳窠羣女又曰團雲隊曳雲仙天上
書仙麗情集長安中有媚女曹文姬尤工翰墨為關
前殿掌書仙一染塵心下九天莫銀釭斜背思謙狀
怪濃香熏骨膩雲衣曾惹御爐烟銀釭斜背思謙狀
元及第以紅箋名紙數十詣平康里賦詩曰銀釭斜
背解明璫小語低聲賀王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
新惹桂素頸當筵算神仙子堪並層波細剪明眸
枝香玉圓搓素頸愛把歌喉當青樓朱箔盧仝思妓詩當
筵遲過天邊亂雲愁凝
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朱箔天之
涯涓涓媚娥月三更盈又缺翠眉蟬鬢生別離一望
不見心斷絕心斷絕幾千里夢中醉卧巫山雲覺來
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來愁人心
綠水紅蓮全唐詩話元微之到通州見塵壁間有詩
落句云綠水紅蓮一朶開千花萬草無顏

色不知何人題也錄此詞寄樂天乃樂天十五年前
 及第時贈長安妓阿軟絕句故白詩云十五年前似
 夢遊曾將詩句結風流偶助笑啼黃鶯而惜別詩本
 歌嘲阿軟邪知傳誦到通州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
 晉公滉鎮浙西戎昱為部內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
 亦閑妙豈情屬甚厚滉聞其名召置籍中昱不敢留
 于湖上為歌詞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
 既至韓為開筵自持盃令歌果唱成詞曲既終滉曰
 成使君於汝寄情耶妓竦然起曰然言隨淚下韓
 時歸之其詞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
 黃鶯久住渾相識登雪嶺以爭妍雲溪友議崔崖張
 欲別頻啼四五聲鼻似烟窗耳似當之句端因往乞哀乃更贈曰覓得
 肆譽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杯盤失錯嘲李端端有
 鼻似烟窗耳似當之句端因往乞哀乃更贈曰覓得
 黃鶯破綉鞍善和坊裡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錯一
 桑能行白牡丹于是賓客競臻其戶或曰李家娘子
 纔出墨池便登雪嶺照鴛鴦於池畔此夢瑣言江淮
 何其一日墨白不均照鴛鴦於池畔此夢瑣言江淮
 送人詩曰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
 平望橋頭水忍照鴛鴦兩背飛又云枕前淚共指前

雨隔個窗兒滴到明時又有一營妓死焚之月棲鳳
英曰此娘子平生風流沒亦帶煥時號美戲

鳳於枝間侯鯖錄元微之貶江陵士曹少年氣俊過

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欣眾鳥之有托

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棲有陰疾謂之曰山氣日夕佳長卿對曰眾鳥欣有托

間氣集李秀蘭嘗與諸賢會開元寺知河間劉長卿

舉坐大笑論者兩美之秀蘭有詩曰遠水浮仙棹寒

星伴使車蓋五言之佳境也上方班姬則不足下比

韓英則有餘亦觀荷珠之暫圓鮑生詩風颭荷珠雖

女中之詩豪也緣奪瓊枝於宴席雲溪友議邕南節度使蔡京過永

酒樂相邀座有瓊枝者鄭之所愛而覓愛卿於君前

席之最妍蔡强奪之行鄭莫之競也詩話韓魏公為陝西安撫使李師中過之李有詩名

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飄紅袖以拂塵壁青箱記

侯印只問君王覓愛卿魏仲先

冠萊公游陝郊僧寺多留題後復同到見萊公詩已
用碧紗籠而仲先詩獨塵昏滿壁時有從行官妓顧
慧以衣袖拂之仲先徐曰若得時將**墮金釵而露指**
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笑
尖撫言張祐客淮南幕中赴宴杜牧同坐有所屬意
索散子賭酒微吟散子遂巡畏手拈無因得見玉
纖纖祐曰但知報道金**感楊花之撲面**抒情集章蟾
欽墜彷彿還應露指尖
罷任賓僚盛陳祖席蟾遂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生
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牋毫授賓從請續其句座
中悵望皆思不屬送延女妓恣然起曰武昌無限新
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座客無不嘉嘆韋令唱作楊
柳枝詞極歡而散贈數十
箋納之翼曰共載而發
笑山鳥之驚旋詩話蔡君謨知福州
飲于後園陳烈與焉留妓佐酒舉歌一拍烈驚怖越
墻攀木而逝因賦詩云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
對落暉誰在畫樓沽酒處幾多鳴榔趁潮歸晴來海
色依稀見醉後鄉心即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
檀板便
陶穀縈心於秦女聞見錄陶穀使江南韓熙
載命妓秦若蘭詐為郵卒

女擁帚掃地陶因與之狎贈詞名風光好曰好因緣
惡因緣祇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
知音少待得鸞膠

續斷絃是何年

范公屬意於小鬟

范文正公守饒

喜妓籍一小鬟既去以詩寄魏介曰夢朝堂前花自
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常有別離恨為托春風
當來介遂莫打鳴以驚雙翼

魏秦詩話呂士隆知宣
州好答官妓會杭州一

妓到士隆喜之一日郡妓犯小過欲笞之妓曰不敢
辭但恐杭妓不安呂乃捨之梅聖俞作莫打鳴詩曰

莫打鳴驚鴛鴦鴛鴦新向池中落不比孤洲逐流鶯
老鴝鷄鴝鷄尚欲遠飛去何況鴛鴦羽翼荒

而過牆邊

后山詩話司馬溫公為武定從事同幕私
幸營妓而公諱之當會僧廬王荆公往迫

之使妓踰垣而去荆公為集句戲之曰年去年來來
去忙暫偷閒臥老僧房驚回一覺遊仙夢又逐流鶯

過短牆

然而黃金費盡白日蹉跎

百樂天詩黃金費盡
教歌舞留與他人樂

少絮飛春盡

蘇集世謂樂天有折楊柳枝詞夢得有
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

家子滿陰多

麗情集杜牧遊湖州刺史崔君素悉致

使州人畢觀候四面雲合某當間行寓日與于此際
或有閒焉刺史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竟無所
得忽有老姥引鬢髻女年十餘歲牧熟視曰此真國
色也接至舟中姥女皆懼牧曰且不即射當為後期
吾十年後必為此郡十年不來乃從爾所適因以重
幣結之牧歸朝後會同墀八相乃上牋乞守湖州比
至郡已十四年矣所約者已從人三載而生三子牧
亟使召之其母見日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
年矣牧俛首曰其詞直強之不祥乃禮而遣之因賦
詩自傷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
落盡深紅色綠門前冷落車馬稀疎泊宅編杭妓琴
葉成陰子滿枝門前冷落車馬稀疎泊宅編杭妓琴
善之後因在西湖戲琴云我作長老爾試參禪問琴
云何謂湖中景答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
一色何謂景中人答云裙拖六幅瀟湘水鬢掃巫山
一段雲何謂人中意答云隨他楊學士豔殺鮑參軍
如此究竟如何坡云門前冷落車馬稀老鴛鴦易去
大嫁作商人婦琴操大悟即削髮為尼

唐詩補正卷一
去園空蛺蝶尋蜂蝶如何天寶遺事都下名妓楚蓮

弟相詣之蓮香每出入則雞聲催斷天寶遺事長安

娑色能吟詩與進士郭朝述相愛後述授天長簿詰

旦別去國容使女僕賁短書云歡寢方濃恨難聲之

斷愛恩憐末洽歎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錢樹

減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長安子弟多諷誦焉錢樹

忽枯新聲臨卒謂其母曰阿母錢樹子倒矣聽

琵琶心斷絕侯鯖錄蔡確每呼琵琶郎叩一響板鸚鵡

即傳呼不已及琵琶卒偶扣響板鸚鵡猶呼琵琶乃

感傷成疾賦詩曰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瘳

江水同渡詠燕子兮泪滂沱鹿情集唐元和張建

不同歸詠燕子兮泪滂沱封鎮武寧吟吟者徐之

奇色建封納之燕子樓公薨時感激深恩誓不再

適白樂天贈以詩曰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

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盼盼見詩

曰舍人責我不能死殉也遂感恨而卒東坡詞云燕

日舍人責我不能死殉也遂感恨而卒東坡詞云燕

日舍人責我不能死殉也遂感恨而卒東坡詞云燕

子樓空佳人何試誦朝雲六如偈休聽子夜四時歌
在空鐘夢中燕說誦朝雲六如偈休聽子夜四時歌
蘇集余家有數卷四五六相繼辭去獨朝雲隨余南
遷其卒也誦金剛經六如偈而卒晉書女子名子夜
作歌聲過哀苦樂
府有子夜四時歌

廣事類賦卷十九終

